

尼山劫

鄭証因著

平英



尼
山
劫

鄭
證
因
著

行 印 局 書 藝 廣 海 上

目次

一、嶺腰暗偵	一
二、峯邊怪影	一一
三、妖洞脫身	一八
四、松林密議	二五
五、襜裝香客	三三
六、神殿傳柬	四一
七、惡黨邀劫	四九
八、紅牆秘語	五七
九、智騙妖婆	六五
十、妙珠被擒	七三

尼山劫

七集

鄭證因著

一 嶺腰暗偵

懷着血海冤仇未報，流落異鄉的夏逢霖和表姪俞平，涇川壩學藝六載，重入江湖，荒江野岸巧悉仇蹤，喬裝改扮來到鳳陽地面，在渡船上又遇意外的變故，因為渡船的客人多水流疾，船到了中流時，忽然纜繩折斷，這隻船若沖翻了，五六十人的性命全得完，可是纜繩一斷之下，竟有兩個客人已經相繼跳下渡船，正是夏逢霖及俞平。

夏逢霖和俞平雖說是處處收斂着形跡，但是這種人，遇到了這種事，焉能坐視不救，這爺兩個這幾年在涇川壩，已經全練得水性情通，俞平頭一個竄下水去，把落水的人抓住，夏逢霖更是奮不顧身的竄下水去，把通着對岸的折斷了的纜繩，從水中抄起，探身水面，喊着渡船上的水手，把竹篙授過來，夏逢霖伸手抓住，渡船此時已經打了橫，可是船上人，兩三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用力的拉住這根竹篙，渡船雖則往下流沖下去，仗着夏逢霖這一把纜繩抓住，借着竹篙的力量，渡船竟是橫在中流，船上的人更拚命往前搖了幾下，夏逢霖已經貼近渡船邊，大家拚着命的把這條纜繩拉上渡船，夏逢霖也翻上來，六七個人用力的把渡船竟貼近對岸，這一來竟轉危為安，俞平那裏把落水的人，也救上了另一隻小船，這時渡船上的客人，紛紛登岸，所有客人們對這爺兩個一片感謝之聲。

好在他們爺兩個此時的打扮，完全是流浪江湖的窮漢，現在這些客人們有多一半停在岸

邊，向夏逢霖道謝，夏逢霖是很後悔，自己只有低着頭，向大家說着：「衆位只管請吧，我是一個賣苦力氣的人，會些水性，算不得什麼。」他說了這話，再不肯抬頭，此時俞平因爲救的那個人已經緩醒過來。

被救的是鳳陽府城內一個作木工頭的工人，他對於俞平救了他非常感謝，說什麼不叫俞平走，夏逢霖此時也正在爲難，自己身上背着這個破行李捲，往下直流水，又不能打開，裏面裹着那口鋸齒刀，那個木工頭名叫周忠，他拉着俞平已經走上岸來，俞平也是想趕緊離開這裏，可是這個木工頭周忠，人是十分誠實，他更看這爺兩個的打扮，全是苦朋友，他是一定拉着俞平夏逢霖到他家中換換衣服歇息一下，夏逢霖想了想也好，把這身濕衣服更換了，遂向俞平示意，不再固辭，跟隨着這個木工周忠一直的夠奔他的家中。

這個周忠住家在東大街，離着不遠，到了他家中，周忠是很熱誠的款待這爺兩個，忙着叫妻子燒茶燒飯，他更把自己的衣服拿出兩身來，叫這爺兩個更換，夏逢霖看出這個木工周忠實是個好人，自己遂向他說：「周老哥，我這行李捲裏替朋友帶着把傢伙，在江邊上所以水淋淋的我也不敢收拾，怕叫人看見懷疑。」這個周忠道：「老哥，你也是太老實了，這種年月，出門的帶着把傢伙，有什麼妨礙。」他立刻幫着夏逢霖把這個行李捲打開，雖則這口鋸齒刀不是平常的兵刃，可是這個周忠他却毫不理會，他看到夏逢霖所帶着的衣物，知道這爺兩個是困頓在江湖上，他遂問起夏逢霖叔姪二人，打算到什麼地方去，作什麼生理？

夏逢霖嘆息着道：「我們原籍是河南人，家鄉是沒有人了，爺兩個從六七年前，就到了四川廣西一帶，跟着親戚，作些小營生，可是時運不濟，親戚遭了事，小生意也賠累得不能

幹了，爺兩個身無一技之長，流落在江湖中，到處也就是賣苦力氣將就活着，現在是打算往北走，不得已時只好到關外，還是憑力氣換飯吃而已。」這個周忠聽到爺兩個是流落無依的人，他自己開着一個店舖，手下有四五名工人，生意是很好，周忠從小就是手藝人出身，他也是從苦裏熬出來的，他遂勸着夏逢霖不要走了，爺兩個在店舖中幫幫忙，好得店裏都是粗笨工作，只要肯用笨力，能夠幫着他們作作活，不只於吃穿有了着落，還能積蓄些錢，將來也好去幹別的營生。

夏逢霖此時也正有這種打算，因為爺兩個雖則是打扮成窮人模樣，流落在江湖中，究竟是裝什麼不像什麼，是應該從根本上變換本來面目，這鳳陽地面更是一個極大的地方，爺兩個趁這個機會破上幾個月的工夫，下苦心的學手藝，不爲的學手藝，是爲得學他們作匠人的習慣動作，這樣將來再往北走，爺兩個完全變成了正式工匠，再不會被人看出什麼破綻來。

夏逢霖跟俞平，這爺兩個一離開鳳陽地面，他們形跡上越發謹慎起來，絲毫不敢放鬆，這爺兩個仍然是風餐露宿，故意的，這樣完全的變換了本來的面目，這幾個月，學起作工來，在這爺兩個身上有極大的利益，他們下苦心的琢磨匠人們的語言動作和習慣，現在不論走在什麼地方，任憑賺多麼少的工資，也是盡力的找工作，一開口，三句離不開本行，這樣任憑多少年的老木匠們，也看不出些破綻來。

由江北過來，入了山東境，這時可探聽出來三陽道祖岳鳴霄，所領率的一班妖黨，全開碼頭到了北方，他們一入山東境內，就得到了信息，兗州府曲阜縣尼山上有天妃聖母在那裏顯了靈蹟，到處裏傳揚着這位聖母普佑萬方，是救世而來，夏逢霖跟俞平，這一來不用再到

各處奔波，因為自己這個萬惡的仇家，沙龍翔的女人，跟三陽赤火道原本就是一黨，他們既來到兗州府，他也一定全到了這裏。

有一天行經青州府的境內，一個荒涼山邊，這爺兩個雖則是到處作工，除非是越不過去的要路口，以作工來掩飾爺兩個形跡，只要能夠躲開城廂市鎮，總是找那荒山野嶺僻靜的地方繞着走，他們到這裏時，也正是沙婆子帶着女兒沙玉嬌小翠等跟柳雲娘遇合之後，他們趕奔尼山。

這天夜間，他們竟在一個不知道名目的山邊，發現聶小峯等擄劫着一班匠人，趕奔尼山，他們隱匿的地方，十分嚴祕。夏逢霖愈平更是絲毫不敢大意，不敢冒昧，他們潛蹤隱跡在一片大樹林的樹頂上，半夜的工夫，連動也沒敢動，當時雖沒看到沙婆子的蹤跡，可是從聶小峯等口中一言半語，已經聽出破綻，他們全是趕奔天妃宮。夏逢霖從一家人身遭慘死，帶着表姪流落在外邊這些年，就是真叫他再遇上，沙龍翔的女人也不認得了，所以必須暗地偵查清楚了，尤其是這一班妖黨們，在川滇一帶，勢力雄厚，黨羽衆多，他們手下的死黨們，一個個全是飛賊巨盜出身，可以說沒有一個軟弱的人物，尤其是他們現在果真合到一處，這種力量真不可輕視。

這爺兩個從這時起，白天索性不露面了，盡找那荒山野嶺，古剎洞穴隱匿潛伏，夜間再出來探查匪黨們動靜，現在因為知道他們的來路，以及他們聚集的地方，遂在山東的邊上從南來的幾條要路口，盡力的偵查，這種方法，算是想對了，的確不差，完全是這一班妖黨，陸續的全入了山東，此時更發現有好幾處瓦木石工失蹤的事，他們天妃宮，是明着起建，並

且有官府保護，除去明着召募各處的巧匠之外，隨時發現查不出下落的失蹤人。

夏逢霖跟俞平，悄悄的到了曲阜縣境內，他們可不敢明着到尼山一帶去，這是在天妃宮才修建的時候，現在各縣裏，你隨時能聽到，談論着天妃聖母的靈蹟，和這次大興土木，起建天妃宮，夏逢霖探聽到附近一帶黎民百姓的傳說，爺兩個悄悄的離開兗州府，夏逢霖向俞平說道：「俞平，我們這些年來，受盡了人間苦，練就了這一身本領，爲的是爲我們報這種血海冤仇，可是這些年來，種種事情看起來，我們爺兩個好像命中注定給我們安排下種種的阻難，種種的波折，先前是我們的冤家對頭，鴻飛冥冥，蹤跡毫無，可是現在居然已經知道了萬惡東西們的下落，但是我們下手，又不是容易事，你逃出來年歲太小，對於川瀆一帶的事情不大熟悉，這個三陽赤火道，當初在川瀆一帶猖獗了多少年，幾個主要的人，就始終沒落過網，也足可以看出他們的勢力如何了，現在沙龍翔雖則已死，他這個女人，可是個很厲害的人物，並且聽說他還有個女兒，也是江湖中後起的一個女飛賊，他們全是在三陽赤火道的道門，他們本黨內雖則時起火併，可是對付他們門檻外的，却是一個力量，他們既來到北方，在尼山開壇立舵，他們這種力量，決不減於在川瀆一帶，這是必然的事，現在我們想找我們冤家對頭，就是和三陽赤火道作敵人，這件事，我們不把他現在的組織，現在的力量，調查清楚，我們就無法動手，俞平，我們受了這些年的罪，我們爺兩個這兩條命，可再不能輕輕給人家了，我們動手就要大仇得報，冤恨全消，那才對得起我們爺兩個，這些年來別人不能忍受的罪，別人不能吃的苦，他們到北方開碼頭，以我們這些日暗地偵查的情形，雖則說我們不能個個看得準，可是我們在各處要路口已經看到的就有十幾撥人，全是川瀆一帶下

來的，你想他有這麼大雄厚勢力，我們一個應付失當，爺兩個把命送掉，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現在任憑誰遇到我們，他們也認不出來，我們想法子總要入了尼山，把這個天妃宮內裏的一切事偵查明白，我們再定下手之法，就容易了，可是他們全是一班很厲害的人物，想進去，談何容易，現在我們所聽到各處失蹤的事，時有所聞，我想着我們找一個大地方，用我們所學的手藝，找機會，我們但盼我們能夠混入天妃宮，就容易下手了，這件事情可是毫無把握，但是他這種擄劫各處的工匠，這是很顯然的事，他在建築着祕密的巢穴，不過被劫去的人是有去沒回，決不易再逃出手來，可是以我們爺兩個這一身本領，只要我們能夠混進去，隨時能找機會，再求脫身之策，事情雖則險，只有這麼作，才能知道他天妃宮的一切祕密，你認爲這麼辦怎麼樣？」

俞平道：「從一入山東境，聽到兩三處完全是手藝人失蹤，我就動了心，爲了復仇的事，刀山油鍋也該闖一下，但是有一件困難的事，我們爺兩個若想找機會混進去，必須分散開，各人找各人的機會，全能進去固然好，我們爺兩個不論誰，能夠混進一個去，也就可以探查出他一切祕密來。」夏逢霖向俞平道：「你既然認爲我這個主張可以這麼去作，我們不要再遲疑，咱們趕緊入青州府，各人投奔各人的下落，可是我們身邊的東西，任什麼不能帶了，兵刃暗器，我們早早把他隱藏起來，好在我們爺兩個，必得在天妃宮探查得手之後，再行下手，我們把他全藏在城外，兵刃暗器全埋在這，隨時可以取用。」

這爺兩個商量好，遂在青州府城外，把身上所帶的東西，完全埋在一個高大的坟地內，爺兩個只有隨身的一個小行李捲，跟作工所使用的器具，先後入了青州府，在那個時候，凡

是他們外來的手藝人，到了大地方，全可以投奔自己這一行的鍋伙，這是他們的聚處，因為幹這種手藝的，沒有什麼限制，完全是憑着手藝的高低賺工資，這種鍋伙裏還能給你墊辦伙食和房錢，單有領頭的人，他們是專包攬工程的，不過在他們手下作工，和別的行當一樣，給領頭的人拿一份俵錢，得了工資再扣還他墊辦的費用。

俞平遂投到東關內一家鍋伙內，他自己說明了自己學木匠的年限和現在所會的手藝，夏逢霖也在北關內落了鍋伙，凡是外地招募匠人，也全是到他們這種地方來挑選工匠，事情是很湊巧，俞平入青州府的第三天，就有人到這裏招募有好手藝的工匠，一共是要八個人，可是講明了不是在本城作工，是在登州府城裏一家大財主起蓋一片大宅子，那裏已經有二三百名匠人在動着工，現在是完全要八個能作細活的，工資給的多，還有一筆安家費，俞平他悄悄的跟領工頭目人，把話遞過去，告訴頭目人，自己願意去，你只要給我多說好話，並且告訴招工的人，我是在青州府作了一二年的工了，有好手藝，吃頭一份的工資，只要把我這份話講成了，好在他們管吃管住，路上的挑費他們全包了，安家費的四兩銀子，完全送給工頭，這一來那會不成，俞平竟是隨着招工的人離開青州府，不過沒有工夫再告訴表叔夏逢霖了。可是他們走後，夏逢霖已經得到信息，他們的信息很快，並且夏逢霖所呆的北關內鍋伙，招工的人也去過，他們是只挑年輕的，在那裏招募去了三個，可不是一道，夏逢霖的年齡大，招工的人似乎看着他不順眼，說什麼不要他，夏逢霖知道俞平已經被召募走，自己當天也悄悄離開青州府，可是真怪，夏逢霖跟綴的這麼緊，這個招工的帶着八個工匠，一出青州府，就失了蹤，夏逢霖在各處要路口探問，沒有人看見，可是夏逢霖決不敢耽擱，自己把全

份的傢具仍在那個高大坎地裏，把自己的兵刃暗器和俞平的傢伙，完全取出來，潛蹤隱跡，趕奔兗州府曲阜縣。

他是絲毫沒敢耽擱，一路上是個別謹慎，到了曲阜縣，悄悄的翻進後山把行蹤隱去，自己計算着，任憑這個招工的人多麼快，他也沒有自己單人獨自的緊趕下來，快得多，入了後山，白天雖是沒有人跡的地方，也不出來，好在身上乾糧預備的足，十天半月餓不着，詳查後山的形勢，自己在連雲嶺附近，找了一個極隱僻的所在，地勢極高，這後山一帶任憑從那個山頭，或是隱僻的山道進來，這連雲嶺個人隱匿的地方大致全能夠照顧到。夏逢霖也真叫咬緊了牙關，沒有住的地方，在濃密的樹林子找到了一株數百年的古樹，樹頂子上就算自己存身之所。

到這裏一白天的工夫，這一帶連個人影子沒看到，不過此處離着後山很遠，也看不到修建天妃宮的抱月峯一帶，可是就在夏逢霖到的當天晚間，在後半夜，夏逢霖總算是謹慎的對了，個人因為初到此處，不能不謹慎提防，這班妖黨們是不是在這一帶也埋伏伏椿暗卡，和自己一樣潛伏起來，個人把附近一帶不看個一兩天，決不能妄動。

差不多到了四更左右，此時這後山一帶死氣沉沉，荒林裏面梟鳥一聲一聲的發出淒厲的慘鳴，聽着那麼刺耳，山風過處，草木唼唼的在響着，斜月西沉，夏逢霖不過呆得工夫久了，又是隱身在樹帽子內，數十丈內，還可以辨別出一切來，這時東北的一段高低起伏的山嶺那邊，似乎有些怪異的聲音，唼唼的連續發着響聲，夏逢霖在樹帽子內，把身形轉過來，仔細向那一帶張望，辨別着這種聲音似乎在螺絲嶺一帶傳過來的。

夏逢霖攔着樹枝，屏神靜氣，仔細往那一帶看去，看不見什麼，因為那片螺絲嶺是迴環轉折，一個極難走的地方，並且那個地方尤其個別的，凡是能着腳的地方，隨着山嶺下面，盤旋曲折的山勢，走在裏面，一個辨不好方向，只那一段路，就走不出來，轉來轉去就轉到原處，只有從高處能夠按着方向找出往裏走的道路來，所以這後山一帶，不容易看到人跡，尤其是最近，妖黨在前山這一盤踞，連這後山樵採的人也進不來了，夏逢霖注意查看時，聲音又寂靜了，這麼荒涼的地方，短不了有野狼一類的東西出現。

夏逢霖好在始終沒離樹頂子，沉了一剎那，聲音又起，這次聽着比較清楚了，不錯的確是沙石滑落的聲音，跟着忽然聽得嘩啦嘩啦的一連兩三聲，在沙石響動中，更聽到「吭」的一聲，可決沒有人喊出聲來，這種「吭」的聲音，分明是有人在疼痛發聲，可是連一個字也沒喊出來，從一片較矮的山嶺邊，現出幾條黑影，往前移動的慢，夏逢霖漸漸的辨別出，有一行人從螺絲嶺下轉過來，奔這邊走來，趕到他們離開螺絲嶺邊，往西南這邊走，有一段一二十丈長，崎嶇難走的小山頭，可是沒有什麼樹，這一來可辨別清楚了。

十幾個人往這邊移動着，不時的更聽到有人在低聲喝叱，漸走漸近，夏逢霖又驚又喜，已經判明又是一撥被擄劫的工匠，頭裏有一個人，領着路，後面是一個匪徒抓着兩個被擄劫的人，帶着他們往前走，旁邊跟着三個提兵刃提皮鞭的，被擄劫的人，全是雙臂綁着，腿上也有一繩索，不過能走路，監視的匪黨也是八個人，被劫的也是八個人，不大的工夫，已經到了連雲嶺下，夏逢霖是在最高的地方，他們走不到這裏，現在可無法辨別所劫進的這班人面貌。

夏逢霖仔細向他們四週張望一下，再沒有什麼人跟隨，這時他們從這片山坡走過來，竟撲奔緊貼着連雲嶺邊一片樹蔭下，這種情形分明是他們也在時時找着掩蔽的地方，好在這八個被擄劫的人，任憑他們怎樣嚴厲的喝叱着，拿皮鞭子打着，可是他們腳底下全是走路不十分得力，時時的發出響聲，夏逢霖他無論如何要知道這班人中是否有表姪俞平，個人估量着自己停身的這棵大樹，離着他們所走過來的嶺邊高起六七丈，還隔着五六丈遠近，自己這邊稍有聲息，不易被他們聽出來，夏逢霖悄悄的把自己的包裹，用手穩了穩，不致於滑下去，把肋下所跨的鹿皮囊推了推，抓住了樹杈子，輕輕移動，這種樹，樹幹太粗，上下是全得憑着輕身縱躍的功夫，不過夏逢霖在這種地方處處的全仔細想到，早已預備好了上下的用具，一條三丈多高的飛抓百練索，抓頭已經早抓好了一個極牢固的地方，從樹帽子裏鑽出來，輕輕一飄身，抓住了百練索，貼着樹幹旁，一些聲息沒有，已經到了樹蔭下，把身形掩蔽在樹後。

這一行人正從連雲嶺邊一片斜坡往上走，此時夏逢霖把身形矮下去，從這棵大樹後轉過來，用蛇行的功夫一直的爬到山嶺邊，離着下面這段斜坡的道路近了，他們是順着斜坡得往上走，越發的走着有些費事了，雖是每兩個被擄劫的人有一名匪黨抓着他們的左右臂，可是腳底下還是不時登滑了，旁邊監視的匪徒，啞着嗓音在罵着，用手中的皮鞭子和刀背，向被擄劫的人肩頭背上連砸帶打，夏逢霖此時聽出來，他們口中被堵着東西，想哎喲全哎喲不出來，被皮鞭子刀背砸打得疼痛，可不敢發出聲來。

此時夏逢霖仔細辨別這被擄劫的八個人中，最後面一名匪徒抓着的兩個人，靠右邊這個頗像表姪俞平，可是這種地方陰黑，不離得近了，不容易辨別出，仗着他們漸走漸高，夏逢霖此時身軀完全爬伏在嶺腰這邊一片樹蔭下，這個地方尤其黑暗，趕到頭裏的已經走上這段斜坡，再往前走，是再往下傾斜的一段山崗子，尤其是難走，高低不平，遍長着荊棘荒草，最後面這兩個一走上斜坡時，夏逢霖辨別出不錯，靠右邊這個也正是貼着連雲嶺這邊，可正是俞平了。

自己想他是已然能夠冒險隨他們進天妃宮，這種情形，分明是進去就不容易再逃出來，但是爺兩個盼的是什麼，只有任憑他往虎口裏跳，不過他尚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被匪黨招募擄劫，總得叫他知道個人已入尼山後山，他到了脫身時候也好不致於再趕奔青州府，找自己，並且不叫他知道自己也到了這，個人就得到青州府那坡地死等他，可是他已經入了這班妖黨的手中，死活沒有把握，就是能夠脫身，也不準在什麼時候，個人焉能那麼等待下去，夏逢霖看了看，他們眼前雖是人多，但是有四個緊抓着被擄劫的人，決不敢撒手，這四個監視的人，頭裏一個綽道，後面一個督着後路，左右一個提刀，一個提鞭子的。

夏逢霖到此時不能不冒險向表姪俞平打招呼了，手中悄悄的抓到一塊卵大的石塊，輕輕的順着嶺腰，往北翻，緊貼到樹根下，挺身躍起，順着一棵樹幹轉過去，往嶺腰的北邊走過了三步來，運足了腕力，把掌中這塊石塊抖手向這東南的天空打出去，從嶺腰這裏用足了力

這一甩出去，直出去七八丈遠，叭啦的落在偏着東南的一片亂石崗上，這種寂靜的地方，聲音顯着個別大，頭裏那個開路的，他已經向斜坡下走着，突然回身低聲喝叱：「你們亮傢伙，守住了，不要動，宋老五，你跟我來，看看是什麼響？」他話聲中順着斜坡往東南縱身竄出去，他所招呼的宋老五，正是後面督隊的那個，他還在這片石崗子的北面，身形跟着也縱起，這兩人輕身的功夫很快，這麼難走的地方，他們起落之間，不過脚下唰唰的輕響，眨眼間已經全出去五六丈，往一片亂石崗頭撲去。

夏逢霖趁着這個時候，順着嶺腰往回下伏着身軀，退回三步來，把身軀矮下去，往嶺腰的斜坡上，把極小的石沙子抓起，看准了表姪俞平停身的地方，把小石沙子彈出去，連續着向他身上打了三次，這個俞平他自己安心投入虎口，偵查天妃宮的動靜，自己時時有極大的危險，所以他在時時的警覺着，他是也不知道表叔夏逢霖是否已經投入天妃宮的妖黨，招募擄劫中，現在是無法得到信息，仗着他們這次雖則在路上時時被他們把兩眼全給蒙蔽上，不叫自己這般人辨識路徑，趕到一入尼山，匪黨們竟把他們臉上蒙的東西撤去，因為這後山一帶，完全是沒有人跡的地方，道路是十分難走，他們爲是叫這八名被擄劫的木工，自己也容易辨別着腳下的道路，走得可以快些，俞平已經知道現在已入尼山後山，走出這段山坡之後，突然停住，東南一帶連續發出暴響之聲，俞平十分疑心，就在這時，自己身上突然被小石沙子連打了三下。

俞平在被劫之後，因爲匪黨們監視十分嚴厲，往前走着少有不合匪黨的心意，或是身上被綁的過分疼痛，掙扎一下，立刻就遭到這般匪黨下死手的毒打，俞平是安心跟這般匪黨

們拚鬥到底，現在咬着牙的忍受一切，他好像十分認頭，並且是十分怕死，匪黨們是說什麼聽什麼，他在路上反到少受了許多凌辱，匪黨就是利用這些怕死惜命的人，他們絕不會再抗拒，絕不會再想脫逃，所以對於俞平監視反不那麼嚴厲，俞平此時已經覺察出打在自己身上的小石沙子，有緣故，斷不是偶然的事，他辨別出就是從自己身右側打來的，俞平可是不敢扭頭去看，他仔細地注意着。

身旁監視的兩個匪黨，跟抓着自己左肩的，因為那兩個匪徒向東南撲下去，他們往那邊撲的勢子也真猛，暗器打出人也撲上去，手中的兵刃，更向那邊的小樹和荒草中，在猛砍着，這邊的匪黨他不由己的眼光全注意到東南一帶，俞平趁着這個時候，他却往西一扭頭，把臉往西偏了一下，匪黨們監視那麼嚴厲，在這種地方，夏逢霖俞平的動作上，全是絲毫露不出痕跡來，俞平此時可看到在離着他停身處也就是兩丈多高的嶺腰上，分明是有人在潛伏。

此時往東南搜索的匪黨，因為毫無所得，他們已經翻回來，俞平知道這個人一回來，這裏再不會再停留下去，在他思索之下，自己更不知道嶺腰上伏身的是否就是表叔夏逢霖，倘若是他，必是要知道這夥被擄劫的人中，是否有自己，因為這一種黑暗的地方，不容易辨別出相貌來，俞平在這種時候他可另有一種打算，監視的匪黨，一個個的全是這麼機警狡猾，倘若上面伏身的真是表叔夏逢霖，他不看清了自己，必定要往前跟綴，那一來就太危險了，俞平此時無論如何要叫表叔知道自己確已入天妃宮。

在這時，兩名搜索的匪黨依然返回來，俞平嘴是堵着，不能說話，他趕緊把左臂提了一下，更向身邊抓着他的這個匪徒連連示意，俞平的臉不住的轉向右邊山嶺的西南，一片黑沉

沉的嶺腰示意，他堵着嘴還不住的從鼻孔中哼出聲音來，抓着他的這名匪黨，看到俞平這種動作，他絕不是掙扎想逃跑，分明是有什麼話要說，要告訴自己，身旁這名匪黨低聲在嚴厲的喝問，你是想作什麼？」此時離開俞平身邊，提着刀的那名匪徒也在趕過來、喝問：「什麼事？」俞平此時還故意作出很着急，把自己的下頰連連地向西南嶺腰那邊揚了幾下，這名提刀的匪黨似乎明白了俞平的意思，他把手中刀向俞平的臉上一擱，厲聲喝叱着：「我問你話你可不許高聲嚷，你只要敢隨便高聲喊，我先賞你一刀。」他跟着把俞平口中塞的布掏出來，在問着：「你是說什麼？」俞平先唉喲一聲，把口中的唾沫吐了一口，他帶着驚惶的向這名匪黨道：「好漢爺！我看見山嶺的西南這邊，明明是有一條黑影爬上去，往南移動，可惜我方不能說話，你們快追趕，還能追得上他。」

俞平這一開口能說話，夏逢霖伏身在近處，聽得很清楚，這一來他辨明是表姪俞平了，聽俞平這種話，他分明是故意的這麼作，引誘着匪黨們向西南嶺腰那邊注意，自己更要在這時響應他這種聲東擊西，自己趕緊身形往樹後一撤，抓起一塊較大的石塊，一抖手向西南角山嶺的高處用力打去，這塊石頭打出去，在兩三丈高的地方，嘩啦的響了幾下，一片石沙滾了下來，夏逢霖這種動作很好，提刀的這名匪徒，他很快的把俞平的嘴堵上，一翻身帶領着頭裏剛退回來的兩名匪黨，向西南的嶺腰撲去。

夏逢霖此時從樹後反往北轉過來，跟着又連續的用小粒石沙向俞平打去，俞平此時已經判明一定是表叔夏逢霖了，他再不敢露出一點痕跡來，匪徒們向嶺腰撲過去，搜索一陣，毫無所得，他們口中不住的低聲罵着，內中就有的在說：「這一定是野獸闖過來，我們趕緊走

，他們仍然在監視着八名被擄劫的木工，向前山走去，這時俞平就算是深入龍潭虎穴，再出來真是九死一生，夏逢霖也是步步走入危險的道路。

他潛伏在尼山後山，隱匿在連雲嶺樹林子裏面，只要到了夜間，他就仔細搜索後山一帶的道路，在這種時候，他是一步也不敢放鬆，最叫他驚心的，他漸漸地發現這後山一帶也有了極可疑的人，並且一個個全是很厲害的人物，形跡上是時隱時現，夏逢霖因為自己在這一帶是必須等待着表姪俞平從匪黨手中逃出來，並且他倘若時日過久，不能逃出天妃宮，自己也要先判明他的生死，表兄表嫂臨死時全那麼託咐叫自己無論如何要保全這個孩子，這些年來帶着他雖則受盡了人間苦，爺兒兩個始終沒分散，如今好不容易已經查明仇家的下落，倘若把表姪先送了命，自己不止於失去了一隻膀臂，並且也對不起死去的表兄嫂，夏逢霖在這後山一帶，呆的日子太多了，他把這一帶道路全查明白了，他才敢往前一步一步的欺近了天妃宮，仗着他行蹤隱匿，始終是在夜間，在這後山一帶活動，這一來他的行動上，總算保持着把敵人放在明處，不過事情是一天比一天的情勢緊急，一時是比一時的難應付，因為連續的發現在後山連雲嶺仙人峯枯松林，黑水澗，這些地方全有了人跡，不過出現的人無法判明是怎麼個路道，現在天妃宮已經完全建築起來，他們的黨羽，散佈在各處，前後山除了天妃宮的人，外人休想在這一帶停留住，明查暗搜一步也不放鬆，夏逢霖一連幾次發現人跡，但是他爲得保護個人的祕密，竟不敢過甚的追趕押索，他時時防備着自己的行跡敗露了，所以個人隱身的地方也隨時變換，自己最後找到一個十分嚴密的地方，就是他發現黑水澗，這是西山頭一個最險的地方，自己趁着夜間，從南到北順着山澗也曾搜索一下，發現這條山澗，在

枯樹林東，由南往北全是無法渡過的地方，就是有輕身術也沒有人敢這麼大胆橫渡黑水澗。

夏逢霖趁着等待表姪的機會，遂在枯樹林東設法佈置了橫渡黑水澗的道路，他在黑水澗邊找到了兩處有樹木的地方，自己把身上帶的衣服撕碎了幾件，把他編成了繩索，一共是作成了兩條，找到了一棵樹，拴在一根樹杈子上，下面用一塊石頭繫住，他借着這條軟索的力，抓着軟索的一端，憑自己輕身縱躍的功夫，身形從黑水澗飛越過去，落在了山澗的對面，把這條軟索借着下面石頭的重量握在軟索下端，三四尺的地方，把軟索掄圓了猛向山澗對面一拋，連石頭帶軟索仍然落在那棵樹帽子上，他把黑水澗的東邊也找了一個地方，在山澗邊探出的一棵大樹上面結好了一條軟索，也照樣的在下面拴好了石塊，這樣黑水澗來往，就阻擋不住他了，夏逢霖在這一帶，費了兩夜的工夫，竟找到了一個任何人想不到的地方，他認定了這後山一帶雖則到處有匿跡潛蹤之所，可是自己能在這裏潛伏，三陽赤火道的一般黨羽們，全是川滇一帶出名的匪幫，一個個全是極厲害的人物，對付他們有一步放鬆，自己就能造成無法挽救的慘果，所以對付他們不能按着平常一般江湖強盜們的辦法，必須以非常的手段，冒奇險，找到他們意想不到的和認為任何人不敢到的地方，才可以避開他們的耳目。

趁着天亮前朦朧的一剎那，自己用身邊帶着的飛抓百練索，把山澗邊的石頭抓住了，把身軀順山澗邊下去，因為這條黑水澗已經是千百年遺留下來的，到處有崩陷的地方，夏逢霖認定了山澗的兩邊絕不會完全是壁立的石牆一般，自己要找到大凹凸不平的可以停身之處，就是自己棲身之所，夏逢霖以這種堅強不怕死的苦心，終能叫他如願，在當天竟被他找到了這麼個奇險之地，在山澗下去兩丈多的地方，發現了一個一尺多寬的石梗子，身軀落在上面

有了着脚之地，跟着又找到了澗壁塌陷的地方，是有兩丈多深，看出這個地方先前本是自行崩裂，上面也能夠看到山溝邊，可是年深日久，上面竟被山水沖下來的石塊泥沙堵塞，跟山澗邊完全平了，這一來把下面無形中成了一個山洞。

夏逢霖找了這麼個地方，自己是十分幸運，趕緊把那條軟索鐵抓撤下來，自己在山澗半腰，清除裏面的陰濕腐草，更在第二天晚間，翻到山澗上面，在附近砍了兩捆乾草帶到下面，夏逢霖就算有了安身之地，這種地方任何人也想不到會有人跡，他借着山澗兩邊，樹上拴好的兩條軟索，可以隨時在黑水澗橫渡，他到枯松林連雲嶺一帶探查動靜，就是發現匪人的蹤跡，他只要趕快的渡過了黑水澗，往山澗裏隱匿起來，就是有看到他影子的，也不過是落個疑鬼疑神，認定了就是江湖上多大本領的人，也不會再在這種地方，立時隱去，所以夏逢霖在後山一帶不時出現，他有時也敢往前山探查天妃宮附近的動靜。

在這個時候，天龍八掌楊松等，可也不斷的在這務山一帶，搜索探道，可是夏逢霖雖是發現他們這般人的蹤跡，自己就認定了他們是天妃宮的黨羽，所看到的人更有可疑的舉動，夏逢霖現在對於任何人自己在認不出他們來路下，絲毫也不敢大意，入後山的道路從亂石崗到北下道連雲嶺這一片亂山頭，雖則有可疑的人，不時出現，夏逢霖因為自己始終站在有利的地步，只要個人不輕身冒險，量還不致被他們發現，只是在最近兩天內，個人因為惦念着表姪俞平，入天妃宮的日子很多了，他的生死不明，是否已經在天妃宮送了命，夏逢霖真是焦急萬分，所以他一連兩夜，從黑水澗東口渡過山澗，往南撲奔前山，這可是十幾里最難走的亂山頭，竟在抱月峯的西北，找到一處山澗很狹的地方，飛縱過去，這種地方雖則很險，

可是躲避開了這些日連續發現可疑的人所走的道路。

夏逢霖這天夜間打算無論如何要貼近了天妃宮，看明了附近他所佈置的黨羽們隱匿之所，自己不論如何也得入天妃宮找尋表姪的下落，他是在天黑後從黑水澗起身，這十幾里這麼難走的山道，他到了抱月峯的西北，已經是三更過後，這時天陰起來，跟着更下起雨來，夏逢霖估量時間，自己恐怕今夜再返回黑水澗不容易了，可是利用這種雨天，自己往天妃宮附近淌過去，形跡上容易隱匿。

三 妖洞脫身

從一片亂草中伏着身軀，往抱月峯這裏淌過來，身軀往前少微一動，就先用小石塊試探一下前面道路，這樣慢慢移動，到了抱月峯下，這個抱月峯是這個尼山最高的地方，這座山峯由東往西，形如一面弓形的屏風，天妃宮就建築在這個抱月峯下，不過隔着還有很長的一段山路，這座山峯長滿了極厚的綠苔，沒有上下的道路，不過天妃宮後面一帶只有這座抱月峯高聳天空，倘若能夠到了這座抱月峯上，不用說到了峯頂上，只要在峯腰就能夠把這座天妃宮完全收入眼底，像天妃宮這一般妖黨防範的那麼嚴厲，像這種地方，絕不會不注意，可是山峯的前後絕找不出往上去的道路，所以他們只在天妃宮後面，留下幾名假扮獵戶的人住在這裏，監視着天妃宮後面一帶，也就是王太冲暗探天妃宮所發現的人，這一帶他們把守的十分嚴密，外人是寸步難到，就在夜間，你只要到了這一帶想往天妃宮附近探查，隨時隨地會有人出現。

夏逢霖他看準了這一帶只有抱月峯，是個極好的地方，雖則明知道這一帶絕不會容自己任意施展，可是夏逢霖安心想入天妃宮，探查表姪俞平的下落，自己非要冒險一試，因為在這一帶潛伏在荒草樹林間，也只有夜間隨時可停留，只要一到白天，形跡就容易被人發覺，夏逢霖一步一步的往前試探着，已經貼近了抱月峯邊。

此時一連發現天妃宮後出現兩條黑影，自己暗中潛伏就沒判明，這兩個人是在什麼地方過來的，可是他們身形立刻隱去，自己伏身在抱月峯下邊，一片荒草間，因為得辨別明白，所發現的兩條黑影，他們究竟隱匿在那裏，自己才可以往前移動，不然，此時很容易把自己的形蹤敗露，夏逢霖這一伏身不動，很大的時候，此時更是細雨濛濛，夏逢霖十分焦躁，不過不敢不暫時忍耐，此時形蹤一敗露，恐怕走不開，這時忽然離開身邊，也就是二三尺，一片二尺多高的深草，唰啦響了一下，夏逢霖心裏就是一驚，自己細辨別眼前絕沒有匪人隱匿，可是跟着第二聲又起，仍然離着自己很近，夏逢霖心想這可是我命裏該當，附近潛伏的匪黨們非往這邊搜索不可了，果然不出夏逢霖所料，竟從東南角一片樹蔭下，嗖嗖地竄起兩條黑影，身形全是那麼輕快，縱躍之間，已經撲過來，人沒到並且是暗器先發，相隔着兩三丈遠，一隻鏢，一塊飛蝗石，脫手打出，這兩件暗器，完全向草棵子裏打過來。

夏逢霖身軀是斜側在荒草內，這兩件暗器完全從身上打過去，落在夏逢霖伏身處三四尺外，夏逢霖不敢動，不過按着兵器，只要這兩個人撲過來時，到了自己的身邊，個人無法掩蔽時，也只好動手脫身，雖則個人的事，恐怕要弄個一敗塗地，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無可如何了。這兩個人一撲過來，一個手中是一把刀，一個是一條七節鞭，這兩個人刀鞭齊下，完

全向這片深草中猛竄，刀鞭往橫下一翻，把那片草砍了一大片，夏逢霖現在險到萬分，這兩個匪黨撲過來，他們完全是沒看到什麼，只不過被草中方才所發的聲音，引過來的，仗着他們對於發生處看的準，不然夏逢霖非被他們刀鞭逼得出現不可了。就這樣，這兩個匪人，他若是在這裏停留下去，夏逢霖他恐怕不易再隱藏下去。這時貼着抱月峯前，往東去，又是連續發出響聲，這兩個匪徒身形縱起，順着抱月峯前，嗖嗖地一連幾個縱身，往前竄出去，夏逢霖覺得眼前事真怪，草棵裏這種聲音，前後連響了四次，自己始終沒辨別出是什麼來，這兩個匪徒，往東追過去，離開自己停身處，有六七丈遠，夏逢霖身軀在草棵子內一滾，順着山峯下，儘往一片極深的荒草中竄過來，把身形掩蔽在裏面，此時看到那兩個夜行人，各把手中的兵器揮動，在抱月峯下，向草中搜索了一陣，他們先前始終是沒開口，此時竟有一個匪徒，口中已經罵出來，這時夏逢霖忽然聽到靠峯前往東去十幾丈遠，突然發出「吱」的一聲，這種聲音分明是山裏野獸發出的叫聲，那兩個匪徒竟是把身形縱起，唰唰地一連幾個縱身，向前猛竄出去，更聽到那個提七節鞭用他手中的鞭猛力的一陣掃打，跟着那個匪徒竟發出笑聲，向他身旁的伙伴招呼道：「老五！你看多喪氣，費了半天力感情是一隻土豹子，我這一鞭砸了他個正着，咱們趕緊往前轉移着，這個雨恐怕要下起來，把雨衣拿來，離着天亮還有兩個時辰呢？」

旁邊那個說道：「你還不把這個土豹子扔在山澗裏，他們查山時又該嫌這裏不乾淨了。」跟着聽得東邊「砰」的響了一下，土豹子已被他們拋入山澗內，這兩個人順着抱月峯前往東南轉過去，這裏離着天妃宮四五十丈遠，在這片亂山頭的當中，一片高崗上，還有兩三間房

子，就是把守後山假扮獵戶所住的地方，他們一直地向那高崗上走去，夏逢霖此時對於這眼前的情形，還是十分疑心，事情沒有這麼巧的，這隻土豹子出現，好像是故意幫自己的忙，把這兩個潛伏的匪徒引誘出現，自己可以看明了抱月峯前，匪黨們隱匿之所，夏逢霖容他們走遠，自己趕緊順着抱月峯的西南角往山峯的後面轉，因為在天亮前，無論如何要找到個人隱身之所，因為天一亮，這一帶是時時有天妃宮的黨羽出現，走到山峯後，這裏可是越發黑暗，往山峯上面看，也不過是一兩丈內，可以略辨形跡，再往高處看就看不清了。

夏逢霖他這幾年的造就是武功已經算立下根基，跟擒龍手李庸，海燕子石奇，幾年的武功鍛鍊，尤其是在渭川壩海灘上亂石堆所操練的功夫，夏逢霖輕身術的造就，也不同凡俗了，這個抱月峯的後面，想往上面揉升是太險了，但是無論如何，夏逢霖也得避開山峯下面一帶，此時隱約地看到峯腰上面有好幾處長着斜探出來的樹木，很可以隱蔽身形。夏逢霖此時冒着奇險，順着一片斜坡往上揉升，這又是山峯的背面，綠苔很厚，只要腳底下一蹬滑了，不摔死也得受重傷，還仗着上面是久無人跡，石頭縫子裏長出的野草荆棘，一年一度的腐爛了又長出來，這樣可以時時找到了牢固的草根子，再加上夏逢霖這一身輕身術，居然往上揉了十幾丈，這裏有三四棵小樹，從一處凹進去的峯腰長出來的，因為山峯後面山壁上特別潮濕，這幾棵樹，枝葉十分濃密，夏逢霖打量着這一帶的形勢，再往高處揉升，倘若一失足，自己就得落個粉身碎骨，看了看這點地方雖則很險，但是停留下去，山峯下面就是有匪黨搜索過來，也不致於被他們發現。

夏逢霖這一耽擱，時候很大了，雨下得不大，可是冷住，此時看到東方已經有些發亮了

，夏逢霖趕緊把身形掩蔽好，沉了一刻，天已經漸漸地亮了，自己仔細看看身邊附近形勢還很好，遂坐在潮濕的石頭上，背靠着後面凹進去這片山壁，可是往後山望去，亂山起伏，濛濛細雨中，任什麼看不到了，不過自己最苦的是隱藏在山峯的後面，想往前山看，太不容易了，自己此時更注意着抱月峯的東邊，那道山澗，夏逢霖來到這種奇險之地，自己也得時時預備着，撒身逃走的地方。

好在這個抱月峯他是向着前山環抱，夏逢霖趁着天才亮，要看看東邊這條山澗有多寬，是否能縱躍橫渡，就在他張望的一剎那間，忽然聽到靠東邊轉角唰唰的響了一下，好像是有較大的石塊，從峯腰上滑下去，上面的綠苔野草被掃動的聲音，夏逢霖疑心是野鳥往峯腰上落，現在天雖則漸漸地亮了，因為天陰着，靠山峯這一帶，還是陰沉黑暗，往發聲處望去，任什麼看不到，就在夏逢霖往那邊注視之時，突然高處又唰的響了一下，夏逢霖一抬頭，忽然看到靠山峯的轉角那邊自己停身之處，高起四五丈，形如一隻野獸，全身跟山壁綠苔一樣的顏色，並且還帶着一身亂草，在轉角那裏一閃，分明是往上爬去，可是很快的竟向轉角那邊轉過去，夏逢霖十分驚疑，這是什麼怪物，夏逢霖停身這個地方，沒有法子移動，眼中雖則看到這種怪異事，可是無法向前仔細的看，這個怪物可也真快，往高處又上去兩三丈時，他又向這邊轉角處閃了一下，夏逢霖仍是辨別不出他是什麼，尤其是那一帶壁立的山峯，沒有着腳的地方，這個怪物竟是一直地順着山峯轉角那裏揉升上去，看着雖像一個人，可是一身黃綠的野草，往山峯上一貼時，跟山峯是一樣的顏色，夏逢霖趕到仔細再看時，也不知這怪物隱藏到那裏，自己怎麼想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

其實夏逢霖此時他是自己看不出自己形狀面貌，他現在何嘗不像個怪物一樣，全身也被綠苔滾滿，頭髮挺長，更是連鬚鬚鬚，他現在看在別人眼中，也一樣的要拿他當怪物了，夏逢霖仗着從黑水澗來，就提防着恐怕回不去，所以囊中帶着乾糧，好在他懷着報仇的決心，最近幾個月來，他就是這樣活着，完全像野人一樣，這一天就在這陰濕的山壁上潛伏着，到了晚間，可是這一帶忽然巡查守衛的越發嚴厲了，時時的有人在抱月峯一帶出現，夏逢霖竟不敢冒險的退到山峯下。

可是在黃昏左右，雨也住了，天也晴了，夏逢霖他趁着這個時候要設法轉到山峯的前面，查看天妃宮的動靜，因為自己隱伏在峯後，一點用沒有，什麼也看不到，不過往山峯前轉是很險，非得仗着輕身縱躍之術，才能從山峯的東北角轉過去，仗着現在還能略辨前面的形勢，夏逢霖施展開輕身縱躍的功夫，竄到東北角，峯腰上面，一棵小樹幹上，把身形停住，腳底下踩着山峯上面突出的石塊，竟是轉過來，順着山峯邊往前移動，自己在仔細張望之下，再往山峯正面，絕找不着着足之地，並且就是能把身形繃在上面，也不易把全身掩蔽。

夏逢霖停留在山峯轉角這裏，自己忽然想起天亮時所看到的那個怪物，他一連兩次在山峯轉角露出形跡來，以現在的情形看來，分明是利用轉角這裏來掩蔽，他這麼想起來，所發現的怪物越發可疑了。可是抬頭往上面看，任什麼看不到，天黑了，天妃宮那邊現出燈火之光，不過離得太遠，看不真切，可是夏逢霖竟是連續發現天妃宮後牆一帶，不時地有黑影出現，這種情形，夏逢霖越發地有些失望，他們防守得這麼嚴厲，自己想往天妃宮闖是勢比登天，可是俞平想逃出來，恐怕也不容易了，何況在音信毫無之下，俞平是不是已死在天妃宮

內，自己是毫無把握，夏逢霖在這種時候，一顆心像油烹了一樣，自己咬定了牙，不管如何危險，也要到天妃宮探查一下。

可是這個後山一帶，今夜的情形，越發地緊了，不到半個時辰，就有兩個匪黨在抱月峯前出現，順着山澗邊轉過去，往天妃宮東牆一帶退回去，可是這兩個蹤跡剛隱去，又有兩個出現，好像和自己故意爲難，夏逢霖就是找不到機會，翻下這段山峯，一樣一直地又耗到三更天過後，夏逢霖可真急了，自己正在兩眼注視着抱月峯前，忽然聽得天妃宮一帶起了一片暴喊之聲，遠遠地看到天妃宮那邊四五條黑影竄出來，更不時的看到雪亮的兵刃在閃着光，一個個全是向這邊猛撲過來，眨眼間這幾條黑影離開天妃宮後牆有十幾丈遠了，離着這邊近，夏逢霖可以辨別出這幾個人的形跡來，更辨明是在追趕着一個人，這個人是且戰且走，一直地向抱月峯東北角這邊竄過來，這些人一個個身形全是那麼快，夏逢霖暗暗吃驚，這個人很像是表姪俞平，只是看不十分真切，尤其是他的身形不停，此時看出被追的這個人手中提着一把板斧，他已經一連砍翻了兩個，夏逢霖趁這時自己從高處往下退，這時更聽到追趕的匪黨們，吱吱地連響起胡哨，這種情形，所有在後山埋伏的暗樁，都是沒往抱月峯的東北這邊撲過來的，他們的蹤跡可就顯露了，夏逢霖這個時候，他倒敢往抱月峯下掩蔽身形，自己就是被他們發現，先前是不知道伏樁暗卡的所在地，自己感覺到寸步難行，現在好了，憑個人一身武功本領輕身術，盡量的施展開，在這一帶，諒還不致於被他們堵截住，此時借着峯角的小樹隱蔽住身軀，仔細的辨別着逃過來的，身量高矮的形狀，不錯一定是俞平了。凡是常年廝守在一處的人，不只於身形動作遠遠的就能辨別的出，若是在清靜的地方，

連脚步的聲音全能辨別不差，就是平常人，不是粗心的人，也照樣的能夠這樣辨別準確，俞平的情勢可很危險，追過來的四個人，被他一路上砍倒了兩個，可是從抱月峯前，緊貼着山峯前，又撲過三個來，一個個身形全是那麼矯捷，俞平此時他可時時找掩蔽身形之處往這邊逃，不過夏逢霖一看這種情形可要糟，往東去，沒有道路。前面就是山澗，貼近抱月峯角這一帶，靠山澗邊怪石起伏，高低不平，他這種慌不擇路的情形，一失腳就可以滾下山澗，葬身澗底。

他若是往抱月峯角這邊竄，往峯後是轉不過去，必須往山峯上闖，就讓他身形輕快也逃不上去，何況追趕的全是一班江湖能手，鏢箭是隨手發出，夏逢霖可不敢遽然現身接應他，只有等他逃到自己近前，向他打過招呼，自己用暗器擋一下，帶着他順着抱月峯前，再往西闖，眼前的情形是只有這麼逃，決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夏逢霖在遲疑思索之間，也不知是動手好還是等他到近前再發動。

四 松林密議

俞平此時往山峯轉角前一片荒草中一落時，後面追過來的兩名匪黨，一揚手兩支鏢同時發出，向這片深草中打過來，可是俞平的身形竄起，他竟往東北角這邊猛縱過來，這一帶是往上起的斜坡，稍往東偏着一點，就是一片荒草蒙蔽的山澗邊，這個俞平往這邊一落，在這種無法辨別的斜坡上，往下一落，嘩啾的把草裏邊的石頭登滑了，可是後面跟蹤撲過來的兩個匪徒，他們也是猛往前縱，可是從抱月峯前斜撲過來的三個匪黨，手中的暗器同時打出，

叭叭的兩支袖箭，一塊飛蝗石，這個俞平脚一登滑了，身軀往下一倒，只聽他哎呀的一聲怪叫，山坡邊錚錚的鐵石互觸的聲音，這一下子可把夏逢霖吓着了，認爲俞平滾下山澗。

自己往起一挺身，把鋸齒刀已經撤在手中，夏逢霖安心想拚了。可是他貼在峯角這裏一片小樹下，眼前是極深的荒草，斜着往上高起，他這口刀剛撤到一半，突然聽得山澗邊嘩啦的一陣響，跟着噗通一聲，山澗裏的水濺起多高來，夏逢霖痛心到極處，剛張口要喊：「俞平你好慘！」這句話可是沒出口，自己面前這片深草唰唰的輕響，順着草根底下，一條黑影往上爬，這一來，夏逢霖喊聲止住，刀也沒撤下來，追過來的五個匪黨在齊聲高喊：「糟糕，這小子掉下去了。」內中一個更招呼着：「阿七，老四，快着甩火摺子，小子若是沒淹死，還是得把他弄上來，好交代。」匪黨們齊撲山澗邊，火摺子也擱着，夏逢霖此時他看得清楚，腳底下有一人爬上來，這分明是俞平，他沒掉下山澗，滾下去的一定是石頭，自己在這時可加了一分小心，因爲俞平決不知道自己到了這裏，他在這種時候，手底下決不會留情，夏逢霖趕緊把身形又退了退，趕緊貼着峯角一倒，雙手攏着口，啞着嗓音，用極低微的聲音招呼：「你是俞平麼？快往我這裏來。」

果然俞平是知道自己無法脫身了，這條山澗就是自己葬身之地，所以他在一倒下去，袖箭飛蝗石全從草梢上打進來，所以他一咬牙，索性把手中的板斧拋出去，他可沒有把握準逃得開，只有向峯角這裏暫時躲避開這五個人兩面的堵截，再行逃竄，連俞平本人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山澗邊石頭響，水裏頭落下沉重的東西，完全作成了他墜澗而死，這真是出乎意料的救星，他所以順着草莽，緊往峯角根兒底下爬來，這時竟然聽到面前二三尺外有人在

用極低微的聲音招呼自己，俞平辨別得出來，是表叔的呼聲。

他不敢答應，仍然輕着身體，手足並用的往上爬過來，夏逢霖知道他聽見自己的招呼了，不致於再誤會動手，趕緊的也往下爬過一二尺來，一伸手把俞平的腕子抓住，爺兩個的頭湊在一處，俞平和夏逢霖臉貼在一塊，低聲招呼：「表叔，你會在這裏等我。」夏逢霖趕緊把嘴湊到他耳邊，低聲說道：「俞平，不要出聲，天妃宮那邊又現出火把之光，又有人追過來，身上有傷沒傷？趕緊逃。」

俞平往上又爬了一步，挺身坐起，喘了口氣，回頭張望，見五個匪黨順着斜坡往山澗邊的下面溜下去，用火摺子往澗中查看，這果然是極好逃走的机会，忙向夏逢霖附耳低聲說：「表叔，沒有什麼重傷，走的了。」這爺兩個順着抱月峯下一片亂草中，俯着身軀，連爬帶竄，橫越過抱月峯前這一段亂石坡，很快的逃到了西南角這裏，順着山峯一轉過去，這爺兩個把輕身術，盡量施展開，夏逢霖是頭前引路，仍然撲奔自己的來路。

往西越過去一片亂山頭，找到了黑水澗最狹的地方，越過黑水澗，順着山澗南一帶，一直的往北出來有六七里路，離着天妃宮已遠，黑水澗也作了東西山的整個阻擋，夏逢霖抬頭看了看天色的情形，向俞平道：「俞平，咬着牙，隨我緊走一程，咱們既逃過這次的危險，索性隨我到極安全之處，再細談一切。」趕到天亮時，竟是趕到黑水澗西。

夏逢霖領着俞平到了澗邊告訴他連雲嶺一帶最近發現了好幾個可疑的人，不時出現，我冒着奇險找到這麼個神鬼難測的地方，告訴俞平往山澗下面去的情形，自己頭一個下去，俞平也順着軟索到了山澗的石梗子上，爺兩個來到這個陰黑的石洞內，俞平看到表叔居然找到

這麼個人跡難到的地方，在這裏隱匿，萬不會被天妃宮的妖黨們發覺了，略微歇息一下，這才告訴自己被擄劫進天妃宮祕密的石洞內，此次能徼倖逃出來，這條命真是白檢的了，自己入他這個祕密巢穴，知道了他這天妃宮從建築起，就先行把這個天妃洞佈置好，這個假冒天妃聖母的是柳雲娘，可是所得傳說三陽赤火道的人，自己不認識，不知道那個道祖岳鳴霄是否也來到尼山，不過這班妖黨聲勢浩大，自己眼中所看到的，就有二三十名，全是飛賊巨盜，我們的冤家對頭的確不差，落在天妃宮，此番逃出來，也是這班妖黨自信太深，認爲被擄劫的工匠們，決沒力量再逃出天妃洞，我從被擄劫進去，認着頭的操作，加着倍的哄他們，天妃洞入天妃宮的總門戶，就算作了我逃出來的關鍵，可是裏邊的情形過分嚴厲，除去所能看到的裏面是寸步難行，不過這個破綻我們是得到了，我們動這個沙婆子，不把他誘出天妃宮，恐怕我們不只於報不了仇，我們爺兩個的力量，恐怕終歸要弄個一敗塗地，他的勢力太大，力量太厚了，依我看，天妃洞的情形，還有可疑的地方，有破綻可尋，這個天妃聖母柳雲娘身邊在明面上固然是他的一班死黨，可是我在逃走時，已經發現可疑的人，從神寵脫身時，竟有一個青衣道姑，他無形中幫助了我，這種情形，我們爺兩個還要耐着性子，在設法偵查他天妃宮和外面接觸的人，我們個人的仇固然要報，但是這班妖黨也太以猖狂，他犯法的證據，全在天妃洞內，我此番逃出天妃洞，不問可知，隨在我身邊的那七名木工，就算是被我送了命，不過我不逃出來，也過不了多久，這點祕密的工程一完，也就是我們送命的時候，可是在不多的日子，天妃洞內又擄劫進來一個江湖路上人，這個人雖沒看見，但是從他們被派守衛的黨羽們口中得到一言半語，分明是已經有人下手對付他們，我們仔細調查天妃

宮附近一帶的情形，總能得到一些線索，這幫妖黨們，總不會長久這麼猖狂下去，他們害的人太多了，尤其是逃走一個親信女弟子，名叫妙珠的，更是他們的致命傷，可是潤邊的事情，到現在我覺着太可疑，我並沒登到大塊的石頭，也容不開我那麼做作，可是若沒有那個落水的聲音，就是袁叔你也接應到，我們前途的事就難下手了，後山一帶我們就無法停留。

夏逢霖點點頭道：「不錯，這跟我隱跡峯腰所看到的怪物是一件事了，這是有人幫了我們爺兩個的大忙，只是我目力不算差，我就沒辨別出抱月峯的峯角上面是人是獸，只看見個像一堆亂草，帶着許多的綠苔，看着可像一個人的身形大，可是手足頭面一點也沒看出來，尤其是峯角那裏，以我這身輕身術，就無法再向上面湊升，可是你能夠脫身逃得活命，一定是有人在你倒下去板斧拋出去的一剎那，替你作了手脚，完全把追趕你的匪黨騙信了，這峯腰上面真是個江湖道中人，這個人可太怪了，這樣看起來，我們行蹤任憑如何隱秘，越發的得加倍的小心着，我們不判明了究竟是何來路，我們爺兩個的蹤跡總要緊祕下去，現在你能逃出來就好了，我們要設法探查天妃宮和我們不共戴天之仇的對頭，在天妃宮的行動，我們過去的苦，已經算是吃盡了頭，眼前這點罪，我們還受得了，尤其是這個地方，還容易叫我們緩緩氣，養養精神，能退能守的地方，免去了疲於奔命，尤其是這道黑水澗，更可作了我們安全的保障。」

這爺兩個在這裏緩了一天，他們連續着往天妃宮附近暗地偵查，可是越想動手，事情是越難伸手，天妃宮的防衛，一天比一天的嚴厲，沙婆子更是輕易不出天妃宮，在過了七八天的工夫，忽然在連雲嶺一帶，一連兩夜間連續發現可疑的人，夏逢霖和俞平，爺兩個絲毫不

敢輕視，他們在連雲嶺枯松林仙人峯，螺絲嶺一帶，連夜的偵查這一帶所發現的人，是否天妃宮派出來從曲阜縣北繞進後山？一班匪黨們他們連這個也要肅清，這種事可不算夏逢霖俞平多疑，事情是一天比一天緊，妖黨們人多勢衆很能這麼辦，可是夏逢霖那又知道，天龍八掌楊松，兗州府的八班大頭韓振彪，濟南府的神拳屠毓璋，閃電手曾霄，官私兩面的力量，已經結合起來，曲阜縣已經佈置開網羅，曾淑梅以苦肉計入天妃宮臥底，天妃宮那邊他們全副的力量注意到兗州府一方面，並且本身又逃走了一個心腹道壇下的弟子妙珠，這是他們認爲最嚴重的事，天妃宮的一切祕密，可能全洩露出去，人雖則多，也有些分佈不過來了，後山的面積大，他就沒有這種力量再封鎖後山的北下道亂石崗，黑水澗東一帶，可是抱月峯一帶却防守的越發嚴厲，這種事就仗着各方面的機會往一處湊合，夏逢霖俞平算是能夠保守住蹤跡的嚴祕。

可是終歸他們不是畏死逃匿，在黑水澗這麼嚴祕的地方，始終隱匿下去不出來活動，他們的蹤跡沒個敗露，但是這爺兩個也得在夜間活動，所以他們的形跡上，已經落在天龍八掌楊松手下人的眼中，濟南府這班人一到，楊松首先認定先澈底搜索後山，也正爲的怕天妃宮有黨羽在這一帶，這班人的事稍一疎忽也能夠落個一敗塗地，他們並且也得等着臥底的曾淑梅，把天妃宮確實的情形傳遞出來，才能夠動手，夏逢霖俞平終歸是人少，被天龍八掌楊松，閃電手曾霄等包圍搜索之下，終歸被這班人發覺了祕密，這夏逢霖把自己和俞平一身遭遇這些年所有經過的情形，詳細全說與了天龍八掌楊松，楊松聽到他們爺兩個這番經過，這些年所受的苦難，也不覺爲之揮淚。

容夏逢霖述說完，楊松拉着夏逢霖的手道：「師弟，總算是上天不負苦心人，現在好了，我們這班人，完全是爲天妃宮這場事而來，你只管放心，沙龍翔的女人，決不會叫他再逃出手去，你們爺兩個跟我們合到一處，現在一半是私仇，一半是公憤，這班妖黨們，罪惡滔天，此次只要下手對付他們，就得一網打盡，不能再叫他們逃出去了，兗州府各縣被害的人，全弄成了家敗人亡，這些事還怨他們愚昧無知，甘心受騙，只是所有死的人，到現在計算起來，至少有一百條人命，這種罪孽，再叫他們逃出家網，世上就沒有公道了，這裏固然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先前只你們爺兩個人單勢孤，不得不這麼隱匿，我的出身來歷，也和你說明，我們雖則沒有同堂學藝，我們是同門的師兄弟，一點不假了，入後山的這一班朋友們，全是武林中成名的老師傅們，他們此番伸手來管這件事情，每個人可明知道是惹火燒身，全有殺身大禍，可是他們爲江湖上主持正義，爲一班含冤而死的老百姓們伸冤洩憤，爲江湖上除掉這羣殺人的惡魔，他們是全不顧一切的危險，願意和妖黨一拚，黑水澗枯松林這一帶是很好的地方，這下面留着他或許也有再用着此地之處，你們爺兩個趕緊到上面，和這一班人相見，因爲現在我們行蹤固然要十分隱祕，可是後山一帶，我們必須反客爲主，把後山要緊的地方全要守住了，我們趁着動手還需要等待最後的信息，在這時必須要佈置好了，天妃宮的黨羽們從今夜起只要越過螺絲嶺，我們就要放手收拾，只要發現天妃宮匪黨的蹤跡，就不能叫他活着回天妃宮，這是很要緊的事，後山這一帶我們不能叫他再佔據了，這一帶若是再叫他的人下卡子埋上樁，我們勦辦天妃宮，就沒有進去的道路了，咱們到上面去。」

夏逢霖俞平隨着楊松從山澗內翻上來。

閃電手曾霄等一班人也全到了山澗邊，不過屠毓璋等仍然在山澗對面，散佈在枯松林一帶，夏逢霖領着楊松等找到他們爺兩個往返澗的地方，把鞭索從樹上落下來，衆人全翻過黑水澗東，天龍八掌指揮着，一同聚在枯樹林內，此時神拳屠毓璋閃電手曾霄，焦天龍卜兆祥，袁雙貴崔鵬韓振彪程虎，這班人聚攏在樹林當中，互相引見一下，天可就快亮了，天龍八掌楊松把夏逢霖俞平爺兩個出身來歷大致的又向大家說了一番，屠毓璋等認爲得了這麼兩個有力量的人物，這是勦滅天妃宮時意外的幫助。

楊松叫大班頭韓振彪帶領着蕭銘秦玉，從螺絲嶺越過去，指點他們伏守在從前山來的要緊路口，叫馮傑跟姜振堂會合一處，他二人把守北下道，隨時往裏邊傳遞信息，因爲曲阜縣的官道上散佈着一班人，全是兗州府韓振彪的手下，眼前這班人，也全分散開，在枯松林連雲嶺仙人峯螺絲嶺一帶，四處檢高的地方隱匿瞭望，這四處全攔上人，後山一帶凡是能夠通過的地方，全在這班人監視之下，枯松林內作爲大家聚合之所，現在一半是等待着天妃宮臥底人的信息，一半韓振彪還要調集兗州府他所請到的人，因爲他手下的人，除去現在散佈在官道一帶，沒有本領的人，在本地面臉太熟的人不能用，他已經打發人分頭帶着府台的公事去約請各府各縣辦案的能手，事情可是辦得十分嚴祕，去的人全是喬裝改扮，所請的人決不說明請他們到兗州府辦什麼案件，並且嚴厲的囑咐過被請來的人，一個不准入兗州府，只要到了府境自有人接引，到辦案的地方，韓振彪親自和他們接頭，這裏爲是保持着風聲不致洩露，打草驚蛇。

楊松這班人，帶着屠毓璋等進山的夜間，已經是十三日晚，第二天就是十四，十五這天

，已經探明，天妃宮建道場設壇，爲一家富戶還心願，大班頭韓振彪和天龍八掌楊松已經商量好，就要在十五這天發人入天妃宮跟臥底的曾淑梅接頭，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不過去時，也要一個面生的人，還得能夠隨機應變，不露出破綻來，曾淑梅是不能夠把信息遞出來，這可得完全看得他的手段和所去的人手段了，在計議之下，只有叫卜兆祥老師傅再帶一個人去，這位老英雄在濟南府，就是藏鋒斂銳，認識他的人很少，兗州府曲阜縣他更是從來沒到過，所以天龍八掌楊松等認定了叫卜兆祥老師前去，可是一個人到時候，終嫌人單勢孤，必須有一個幫手才好，神拳屠毓璋跟楊松說：「最好是叫楊老師父的徒弟雙刀秦玉跟隨卜兆祥一同去，袁雙貴固然是十分機警，這種事他辦着足能應付，不過他的年歲大些，雙刀秦玉跟隨在卜兆祥身邊，看着絲毫不扎眼。」這樣決定後，叫袁雙貴把秦玉替回來。

五 喬裝香客

他們商量的時候就是十四日的晚間了，入天妃宮就在明天，楊松叫他們爺兒兩個早早地起身，仍然從後山出去，從官道上趕奔尼山的前山，並且定規好了總要在天黑時到天妃宮才好，白天不容易跟曾淑梅接近，傳遞信息，這件事看着沒有什麼重要，可是關係重大，只要一露了破綻，事情可就要受了牽制，所以這件事叫卜兆祥跟雙刀秦玉，隨機應變，看着當時的情形，倘若他們防範的嚴厲，寧可再找機會，也不要冒昧的下手，卜兆祥這個老師父他對於此去辦這件重大的事，他口頭上毫無表示，他是低頭不語，暗打主張，跟雙刀秦玉爺兒兩收拾好了隨身包裹，他們兵刃暗器全不能帶，此去可預備了五十兩銀子，作爲進香寫緣簿。

楊松告訴卜兆祥：「此去天妃宮只要一切行跡上小心謹慎，就是曾淑梅傳不出信來，爺兒兩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不過事情也不能十全九穩，萬一有意外的情形發生，當時應該怎樣？」卜兆祥聽到楊松這種顧慮，微微一笑道：「楊老師，你只管放心，你可千萬不要另外再作什麼打算，這羣妖黨們就讓他們真個看出什麼破綻，用強暴的手段對付我們，我們絕不抵抗，任憑他們怎樣萬惡，天妃宮終是佛門善地，量他們不敢隨便殺人，楊老師只管領率着一般老師父們，嚴厲的監視着後山一帶，可千萬不要叫人暗中跟蹤我們爺兒兩個，那一來反倒要把我們爺兒兩個斷送了，天妃宮現在他對付一般進香的香客們，他必然要十分注意來蹤去跡，我們入天妃宮，他們必然要暗中查看是否還有跟隨我們的人，楊老師父，千萬的要聽我的話。」楊松等點點頭，這爺兒兩個立刻起身。

雖然在這種荒涼無人的地方，仍然加倍的小心謹慎，在天黑了之後，才出了北下道，離開後山，處處躲避着附近有人常走的道路，趕到二更多天，已經轉到奔曲阜縣城的官道，一路上凡是有自己人埋伏把守，全用火鏟火石打火作暗號，可是彼此絕不發一言，到了天快亮，在曲阜縣的北關等候着，開了城，爺兒兩個隨着入城的人走進城內。

他們要是到天妃宮去，用不着進城，一來因為還有一白天的工夫，並且他們改扮成像外路的客人，專程到這裏進香，卜兆祥是一個久歷風塵有閱歷的老武師，此時可不敢落店，帶着雙刀秦玉在各街道上轉了一周，找了一個小飯館，耽擱了小半天，離開飯館已經是午後，又在縣前街又遊玩了一番，天色不早了，這才在西關大街三義店落了店。

向店家故意的問了問去天妃宮的道路，告訴店家，自己是專誠到天妃宮進香來的，爺兒

兩個是從鄆城縣趕到這裏燒香還願，爺兒兩個雖則住的那麼遠，可是因為家中人得了極重的病，把附近百十里內的名醫全請到了，治不好，後來供上天妃聖母的神位，許下了心願，天妃聖母真是普惠萬方，那麼重的病，兩三天的工夫，居然好了，所以我們趕緊地到天妃宮還願，求天妃聖母的保佑。店內的伙計一聽卜兆祥的這個話，他更是把附近一帶所有天妃聖母顯靈的事，一件一件的全告訴了卜兆祥，卜兆祥作出很注意，很恭敬的那麼聽着，在天快黑了，却告訴店裏的伙計，趁着今天是十五，天妃宮是進香的日子，既然趕到這裏，就不願意把今天錯過過去，要立時趕奔尼山去還願。伙計向卜兆祥道：「客人，你這個時候再去，回來時城門早關了。」卜兆祥道：「爲了燒香還願，就是在城外樹根底下坐他半夜也應該。」爺兒兩個把行李留在店中，提着包裹，離開了三義店，出了城，順着這條大道一直的奔尼山東山口，到了山口附近，順着山道走進來。

這時很清靜了，雙刀秦玉進了城好像啞吧一樣，他是一語不發，處處地裝傻，打扮的又是那麼的傻頭傻腦，卜兆祥認爲他這樣很好，秦玉是十分聰明，極能說話，他這樣到可以把他們那分聰明收斂起來，這爺兒兩個順着山道轉進奔天妃宮的橫山口，剛一上山坡，也沒看清從什麼地方竄出一個漢子，他整把這爺兒兩個的身形阻擋住，向卜兆祥道：「老師父多辛苦了，還認得我麼？咱們全是道上同源，有什麼事先向我兄弟打個招呼。」

卜兆祥跟雙刀秦玉全把身形停住，在黑影中看出這個人年紀在四旬左右，一張瘦削的臉龐，兩個高顴骨，短眉毛，三角眼，可是穿着一身莊稼衣服，紫灰布的褲褂，白鈕扣，腳底下穿着十納幫的洒鞋，卜兆祥一看這個人就知是個江湖道中人物，他這個話說得好像和自己

是熟人，卜兆祥明白他的用意，他是成心使詐語，卜兆祥微微一笑道：「老哥，大概認錯人了吧？我們是到天妃宮燒香的。」

這個人哼了一聲道：「朋友，你是貴人多忘事，你不是從兗州府來嗎？我不會認錯，我是奉命在這裏等候你。」卜兆祥道：「老兄你說的全是什麼話，老漢不懂得，我是從鄆城來，到天妃宮進香，我和你又不認識，我不明白你又是什麼意思，擋住了道路，老兄，這種地方可不准胡鬧，天妃聖母是最有靈驗的，請你快讓開路，我們燒香還愿的人，不願意多惹是非。」這個壯漢又注意的看了看卜兆祥，又看雙刀秦玉，他自言自語道：「不會錯呀，怎麼竟會不對？老朋友，你真是進香來的，可是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那個廟也沒有整夜不關廟門的，你這種時候還想燒香，你准知道叫你進去麼？」

卜兆祥道：「老漢是一片誠心，才趕到縣城，我們就緊跑了來，就是廟門關了，我想也會給我們開廟門，允許我們在聖母前還了愿心，佛門善地，絕不致於阻擋人作善事，老兄，你想是不是？」跟着扭頭向雙刀秦玉招呼道：「小二，咱們快點走。」這個壯漢此時才往旁一閃，把路讓開，卜兆祥趕緊帶着雙刀秦玉往山坡上走，那個壯漢却望着卜兆祥的背影，哈哈一笑道：「老朋友，我真服氣你會算計，今夜你們算得太巧了，天妃宮今夜在作着佛事呢，去吧，回頭見。」卜兆祥此時可不敢再向他答話了，這個人無故的糾纏，他分明是容心在這裏等候我們，好厲害的匪黨了，這樣看起來，今夜可不准怎麼樣，一個應付失當，就許栽個大跟斗。

這時雙刀秦玉緊往卜兆祥的身邊湊了湊，低聲說：「老師父，那個小子可沒走。」卜兆

祥他可是絕不回頭去看他，却在低聲告訴雙刀秦玉：「不要理他，我們只管往前緊走。」這爺兒兩個走上這段山坡，遠遠地竟看到天妃宮廟門大開着，廟門裏掛着紗燈，山門裏邊歡喜佛前也點着香燭。後面更傳出來敲打法器之聲，卜兆祥跟雙刀秦玉走進山門。

這時從左邊鐘鼓樓下過來一個道婆，把卜兆祥秦玉擋住，向這爺兒兩個說道：「善士，現在不是進香的時候，不要再往裏邊走了，請你明天再來，夜間是不接待香客的。」

卜兆祥跟秦玉一看這個道婆，像貌長得很怪，一張瘦臉，盡是縐紋，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眶子內，可是兩個眼珠，閃着一種叫人可怕的光焰，卜兆祥趕忙向這個道婆拱拱手道：「老婆婆！老漢不是此地人，我是從鄆城縣來的，我名叫趙祥，帶着我的姪兒趙小三，趕到天妃宮是因為我們家中人得到天妃聖母的保護，聖母真是大慈大悲，有求必應，給我們消災免難，老漢已經許下了在聖母前燒香還愿，了我個人這點心愿，我們爺兒兩個晚半天才趕到，並且我們還有極要緊的事，不能在此地耽擱下去，明天一早就得趕奔兗州，所以我們落了店連飯全沒有吃，緊趕了來，求老婆婆你向大師請求一下，叫我們心願交待了，也算是在聖母駕前少盡一點誠心，裏面現在不是還有道場沒完麼？老婆婆請你多辛苦給回稟一聲吧！」

這個道婆兩隻怪眼不住的打量着卜兆祥，秦玉，遂點點頭道：「善士，你這是一片誠心，大遠地來到這裏，我給你回稟一下，你們在這裏等候。」卜兆祥陪着笑臉答應着，暗中已經猜測出這個老婆婆一定就是楊松他們說的，三陽赤火道最厲害的那個狄婆子，他跟那個沙婆子，是一對萬惡的東西，秦玉也猜測出，心中暗暗着急，才入天妃宮，就遇上這個最狡詐最難惹的對頭，兩人站在這裏等了工夫不大，這個老婆婆又走出來，向卜兆祥秦玉點點頭道

：「妙清大師因爲你們一片至誠，不忍叫你們白跑這一趟，現在裏面爲本城的大善士作道場，還沒有退壇，你們隨我來，到知客處稍候一候，退壇之後，再帶你們進天妃殿還愿。」卜兆祥拱着手道：「多謝老婆婆，太打攪了。」這個老道婆帶着卜兆祥秦玉往裏邊走來。

從鐘鼓樓轉過去，後面就是天妃殿，這裏十二扇硃紅格扇完全打開，掛着一排紗燈，殿裏邊當中設着壇，殿門一帶香烟繚繞，燈火輝煌，鐘鼓齊鳴，妙清大師跟他四個弟子主持着這個神壇，後面神案上高大的香爐，燭台，也全燃着香燭，前面的法壇，是四個弟子在那唸着經，妙清大師此時却轉到後面的神案前，焚香叩拜，卜兆祥跟秦玉隨着這個道婆從天妃殿前由西往東斜穿過去，此時看到天妃宮的神案左右站着兩個道姑，左邊那個正是那個曾淑梅，他現在也換了道裝，一件青色的道袍，頭上罩着青包頭，右邊那個和他年歲差不多，也是一樣的裝束，這兩人每人托着一個朱紅的木盤，裏面放着黃表符籙一類的東西，他們肅然侍立，兩眼只注視着妙清大師，絕不敢往別處多看一眼，卜兆祥也不敢隨便的往殿內看。

秦玉却不像卜兆祥那麼規矩，他好像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看到這種莊嚴的道場，東看一下，西看一下，好像是他兩眼忙不過來，從甬路上橫穿過時，似乎兩眼只顧往四下張望，腳底下絆了一下，身軀往前一栽，摔在甬路上，更噁噁了一聲，卜兆祥知道他是故意，爲是叫殿中曾淑梅注意到自己到了，卜兆祥趕緊地一邊伸手往起扶他，一邊低聲喝叱道：「你這個不懂規矩的東西，走路不看着腳底下，大師怪罪下來如何是好，快着點走。」領路的這個道婆，他此時腳底下可也停住，斜着身子兩眼注視着雙刀秦玉，卜兆祥把秦玉已經拉起，暗中注意到了這個老婆子的臉上，帶着不自然的微笑。

卜兆祥知道他有懷疑的情形，自己趕緊陪着笑臉向老婆子說道：「老婆婆，這個孩子

他那見過這麼莊嚴的宮殿，太放肆了，大師不會怪罪麼？」這個老道婆冷然說道：「沒有什麼，往這邊走。」他說着話，在頭前領着，從天妃宮的月台邊上轉過來，一直地出了東邊的一個芭蕉門，外面是一個很長的箭道，坐東向西單有一個月洞門，走進這個門內，裏面是三間東房，一間很小的北房，這個老道婆把風門拉開，讓卜兆祥秦玉走進裏面，房中陳設雅潔，桌上點着一隻三明子的蠟台，道婆請卜兆祥秦玉落坐，他親自給送上兩碗茶來，向卜兆祥道：「善士少坐片刻，我去看看大約快退壇了。」卜兆祥點頭，道婆退出屋去，秦玉剛要開口，卜兆祥趕忙的微搖了搖頭，阻止他不叫他說話，雙刀秦玉，口中雖是不言語，可是以目示意，就是告訴卜兆祥注意這個道婆，卜兆祥點頭。

跟着向雙刀秦玉道：「小二，天妃聖母那麼靈感萬方，咱們在家鄉知道的還不多，一入曲阜縣，你聽，人家傳說的，全是親眼得見，這才是真仙降世，人家曲阜縣的黎民百姓，可真是前世修來的了，有這位聖母坐鎮尼山，往後你看吧，准保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是你進了天妃宮那種東瞧西看怪模怪樣是什麼樣子，就是沒開過眼，也得規矩些，這天妃宮，你看，一切全有規矩，倘若大師們看你這種粗野的情形，怪罪下來，我們大遠的跑到這來，被人家趕出去，那真是自己無福了，你要小心謹慎，這種地方少說話多叩頭才是。」

雙刀秦玉知道卜老師是故意的這麼叫天妃宮的黨羽們聽見，爲是掩飾自己的形藏，工夫不大，外面有輕微的脚步響，風門一開，那個道婆向卜兆祥招呼道：「大善士，我們大師來了。」卜兆祥秦玉趕忙站起，外面燈影晃動，那個妙清大師已經走了進來，卜兆祥趕緊向前行禮拜見，說道：「弟子趙祥拜見大師，深夜闖到天妃宮來，給大師添麻煩了。」

妙清大師他這種俏秀的相貌，莊嚴的風度，任何人見了他，也覺得自己矮了三分，他是真有一種震懾人的氣魄，卜兆祥對於天妃宮眼前的這班人，雖則沒見過，可是從自己那班人所得到的信息，以及妙月王太冲俞平韓振彪這一班人所知道的已經很清楚，不過始終在天妃宮不常出現，不和外人接觸的人，尙不知有多少，眼前這班人，大致全能推測，卜兆祥看到這個妙清大師，不由的暗暗心驚，以眼前這個人看來，他們這種組織，果然是厲害，天妃宮的妖黨分配的那麼各配其職，只就眼前這個妙清大師來說，若不是深知底細，誰也想不到他竟是一個萬惡的女江湖，言談舉動，那麼莊重，江湖中這種人才實在是少見，秦玉也向妙清大師行過禮，那個道婆，他很規矩的站在門邊伺候着。

妙清大師伸了伸手，請卜兆祥落坐，雙刀秦玉就站在卜兆祥的身邊，這個妙清大師端端正正，坐在卜兆祥的對面說道：「趙大善士，你從鄆城縣來，這麼遠的道路，足見你到天妃宮進香是一片虔誠，天妃聖母一定要嘉惠你，趙大善士作何生理，此番來到天妃宮是進香，還有別的心願呢？方才更聽到老婆婆說，趙大善士還有要緊的事，所以要在今夜在聖母駕前了自己的心願，很好，這是跟天仙結善緣，今夜還恰巧有本城的周大善士，在這裏建道場，若不然此時早已閉了山門。」

卜兆祥恭恭敬敬的說道：「老漢不過是一個粗人，在鄆城縣有些田地，還幹着一個很小的營業，只爲我還有一個老孀母，年紀太大了，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一個月前忽得重病，實在是沒有一點指望了，請來許多高明的醫生，束手無策，也只有預備後事，可是天妃聖母降福，護佑萬方，各府各縣得聖母慈悲的人太多了，老漢在無可奈何之下，作萬一的希望，在家

中設了聖母的神位，虔誠祈禱，爲我老嫗母求壽，聖母真是法力無邊，我叩求的當夜晚間，老嫗母的病突然就有了起色，三天的工夫，任什麼藥沒吃，那麼沉重的老病，竟是霍然痊愈，聖母真是法力無邊，大慈大悲，叫老漢全家感激難忘，當時更許下心願，到天妃宮聖母駕前，還我個人這點心願，叩謝聖母的慈悲，這就是老漢此番的來意。」說着話，把雙刀秦玉提的包裹要過來，打開包裹，從裏面取出一個五十兩的元寶，雙手捧着，送到妙清大師的面前，恭恭敬敬說道：「老漢來得很倉促，曲阜這裏更是頭一次到，所以也沒備辦香燭供品，這五十兩銀子，求大師在聖母面前，替老漢還這個願心，老漢這次到兗州辦完了事，我回家之後，全家要一同來到天妃宮，求大師也給我們建道場，老漢願意多作些功德事，爲我老嫗母求天妃聖母多護佑他，老漢全家感恩不盡。」卜兆祥話說得很週到，很謙虛，銀子放在妙清大師面前。

六 神殿傳柬

妙清大師只用眼角微看了一眼，向卜兆祥點點頭道：「聖母降臨尼山，在天妃宮以無邊法力，護佑山東省各府各縣的黎民百姓，發大慈悲，廣結善緣，你們得到這樣靈感，這也可以看出趙大善士一家，全是虔誠的弟子，我必要替你在聖母前，還了你這次的心願。」說到這，扭頭向站在門邊的道婆說道：「你把緣簿取來，趙大善士的佈施，要按着規矩上了緣簿才是。」

那個道婆不作聲，轉身出去，很快的用一個托盤子，送進來一份緣簿，裏面放着現成的

筆硯，擺在了卜兆祥面前，卜兆祥見這本很厚的緣簿，已經用了一多半，他只能看到最後寫的一頁，這個天妃宮，真是個大廟場了，真有三百兩五百兩佈施，多少担糧食，捐助天妃宮，卜兆祥沉住了氣，提起筆來，把自己的名字寫上，銀兩的數目也寫在下面，妙清大師站起道：「天已經不早了，趙大善士，你趕緊到天妃殿去上香行禮，交代你的心願，我們已經到了閉山門的時候，天妃殿的道場已經快完了。」

卜兆祥答應着，此時自己是毫無把握，認為今夜的事，不容易下手，最可恨的這個道婆，他始終不離左右，卜兆祥認為形跡上稍有疎忽，就擔不過他那兩隻怪眼，心裏雖是着急，臉上不敢帶一點神色，把氣往下沉了又沉，跟着他們站起，向雙刀秦玉道：「小二，大遠的來了，不能不帶你一同到天妃殿叩謝聖母的慈悲，你這孩子一點規矩不懂，可不准你隨隨便便的行動。」秦玉滿臉帶笑的答應着道：「二叔，我知道，我一定守規矩。」此時那個道婆把門外一支紗燈提起，妙清大師，向卜兆祥說了聲：「趙大善士請。」他叫卜兆祥秦玉頭裏走，他在後面跟隨，這就仗着卜兆祥是一個闖了一輩子江湖的人，見過大陣勢，心不慌，舉動上一派的沉重，雖則妙清大師在身後，自己決不理會他，緊隨着道婆的紗燈，走出這個小院。

從筵道轉過來，奔那個八角門，已經到了天妃殿的這片大院落內，此時裏面所擺設的那座建道場的神壇已經撤去，這時在月台前又設了兩張八仙桌，上面香燭供品擺得齊齊整整，四個青色道裝的道姑，也全到月台上，靠月台口，那裏放着一個大銅盆，正在焚着黃表黃錢鏢子，現在主持道場的換了人，替了妙清大師，卜兆祥對於他壇下弟子們，全不認識，這時

更看到這個周大善士，正跪在月台口叩頭。

天妃殿裏面，仍然是燈火輝煌，香烟繚繞，卜兆祥暗暗的欣幸，曾淑梅和另一個道姑，仍然留在天妃殿內，他們正在整理神案上的香燭供品，這裏是已經給卜兆祥安排他聖母前交心願的一切儀式，卜兆祥帶着雙刀秦玉，到了殿門口，那個道婆把紗燈放在了月台旁邊，他跟着走進天妃殿內，外面給那個周大善士所建的道場，雖則已經快完，可是還有三道黃表沒焚化，因為這個姓周的富商，他此次在天妃宮捐獻的資財，數目很大，所以妙清大師主持他這個道場，是一點不能偷工減料，完全按着道門的規矩，一步一步的作。

妙清大師此時自己撒身，把外面的道場交給大弟子妙露主持，此時殿內，一個是曾淑梅，那一個就是妙月，也就是小翠，要按着他天妃宮對付壇下弟子那麼嚴厲，曾淑梅是一個新來的人，他本不能跟着值壇，可是今夜人是不夠分配，好在他們只是管殿中的司香司燭，鳴鐘擊鼓，這些事全容易作，更有這個狄婆子照料着。

妙清大師此時走進殿來，吩咐重換上一對紅燭，曾淑梅那裏把一份黃表和錢糧紙鏤完全預備好，一束栴檀香，也全放在香爐邊，卜兆祥此時是十分規矩，他進得殿來，恭恭敬敬的先向聖母神龕一拜，垂手侍立，站在一旁，雙刀秦玉却隨着卜兆祥的樣子，也照樣作了個大揖，也側身站在旁邊，神案前的兩個道姑，他們也是十分規矩，始終就沒往卜兆祥秦玉身上看一眼。

紅燭燃好，妙月先把神案上的罄連敲了九下，跟着向曾淑梅一揮手，曾淑梅趕緊把栴檀香取起，在案上的這盞佛燈上把香點着，香火燒勻了，這種香是極名貴的獻神所用，香一着

起來，這個天妃殿屋內，栴檀的氣味佈滿，妙清大師走向神案前，把香接過來，妙月趕緊的用手向兩邊的鼓架子指了指，自己退向東邊的那架鐵鐘旁，等到妙清大師把栴檀香高舉，口中祝告，這兩個人鳴鐘擊鼓。

卜兆祥心裏好生着急，沒有機會，這種地方，決不能隨便移動，尤其是不能隨便的多發一句話，這是還願行禮，只有聽着吩咐，由他們指使着叩拜，何況有人監視着，此時妙清大師舉着香祝告後，跟着走向神案前，把這束香插在當中的大爐內，這殿中是除了妙月和曾淑梅，沒有別人了，在妙清大師叩拜之下，應該把三份黃表的第一份焚化，這是早已預備好的，三份硃紅木盤子擺在那，不過沒有人往下面那個大爐裏送，狄婆子原本是站在殿門口，此時他只好走向神案前，把第一個硃紅木盤端起，也向上捧着盤子躬身一拜，這個時候，狄婆子把黃表往大爐裏放，裏邊本有燒殘了的香，黃表和紙鏢，立刻燃燒起，狄婆子偏着身子向卜兆祥秦玉一舉手，往地上指了指，那個情形，就是叫他們爺兩個跟着叩頭。

卜兆祥在這時靈機一動，因為無論如何總要弄出些細微的事故，才容易找到機會，這個時候，他却裝傻了，因為他們站的地方，離着神案，還有一丈五六遠，這倒是很對，因為一個鄉下人，沒見過這種莊嚴的神殿，進來後有些局促不安，不敢往裏多走，他們遠遠的就把身形停住，側身站在一旁，他們爺兩個是面向着東，微往裏斜着一點，此時這個卜兆祥完全成了傻頭傻腦了，他可倒省事，微一轉身，原地方不動，噗通一下跪在那，雙刀秦玉，他是照樣的學，也跪在卜兆祥的身後，爺兩個就要叩頭，氣得那個狄婆子，用銅香鏢撥着燃燒的黃表紙鏢，從鼻孔哼了一聲，臉上帶着怒意，用那個香鏢向靠裏邊的一排黃緞子拜墊，連連

的指着。

這時妙月會淑梅，似乎也因為這兩個還願的香客，不懂規矩，跪的不是地方，也太不像樣子了，他二人不約而同的輕着脚步緊走過來，會淑梅伸手抓着卜兆祥的右臂衣袖，可是決不發話，硬往起提他，妙月却也把雙刀秦玉的右臂衣袖拉住，這兩人是很快的把這爺兩個拉到黃緞子拜墊前，那個會淑梅似乎也不大懂規矩，他竟是把卜兆祥的肩頭一按，強叫他往黃緞子拜墊上跪下去，按規矩，會淑梅這算犯了道門中的戒規，一個帶髮修行的女道士，對於進香還願的香客，就不許有這種動作。

那狄婆子却把銅香鑪往大爐裏一插，往前緊走了兩步，又哼了一聲，向會淑梅一瞪眼，一揮手，會淑梅似乎才警覺，自己不應該這麼放肆，他驚惶失色的趕忙往後退，更連連的向狄婆子合十拜了兩拜，用手指了指神案前正在叩拜的妙清大師，這種意思，就是求狄婆子別聲張，免得自己受責罰，那狄婆子是毫無表示，臉上死板板的，從卜兆祥秦玉的身邊轉過來，妙月會淑梅輕着脚步，趕緊到了神案左右，妙清大師禱告完，站起來，往旁一閃，卜兆祥和秦玉趕忙的向上叩頭。

卜兆祥口中更祝告着：「叩謝天妃聖母的慈悲，求聖母的護佑。」妙月這時把磬又連敲了九下，會淑梅伺候第二束香，把香點着，仍然遞給妙清大師，他們跟着把神案東邊一排桌案上早擺好的一盤一盤的供品往神案上送過來，妙清大師上二次香，此時却由妙月焚第二份黃表紙鏢，卜兆祥秦玉跪在那可就不用起來了，妙清大師上完了香，他們叩頭，一連三次焚香焚表，卜兆祥跟秦玉叩完了頭，妙清大師向他們爺兩個一擺手，這爺兩個才站起，卜兆

禪趕緊的向妙清大師拜謝，自己可不敢忙着緊走。

妙清大師從神案前退過來，卜兆祥陪着笑臉，向妙清大師道：「大師，弟子想求大師帶領我們瞻仰瞻仰後殿，我們一生也沒見過這麼莊嚴偉大的廟宇，大師，多給你添麻煩吧。」妙清大師微微一笑道：「趙大善士，天妃宮完全是十方善士的力量修建起來的，只要能夠按着本道壇的規矩，善士們是可以隨便瞻仰，並且也可以把後殿叩拜一番，不過今夜已經太晚了，趙大善士你看，月台上的道場，已經功德圓滿，我們尚有許多功課得在聖母壇前完全交代，現在實無法奉陪了，趙大善士不是說過，寶眷還要來麼？到那時看你們跟聖母的仙緣如何，倘若聖母允許，趙大善士還可以在壇求聖母的慈悲，趙大善士你看可好麼？」卜兆祥現在已經得到曾淑梅遞過來信息，自己正願意及早脫身，口頭上的要求，不過是借以掩飾，妙清大師說出這番話來，卜兆祥連連點頭道：「謹遵大師的指示，我們爺兩個深夜間這麼麻煩，已經十分不安了，那麼我們告辭了，過些日子我們再來，還要多求大師的指教。」妙清大師說了聲：「趙大善士太客氣了。」卜兆祥跟雙刀秦玉，立刻退出天妃殿。

妙清大師只出了殿門口，口中就說着：「趙大善士不遠送了。」卜兆祥轉身拱手，向妙清大師道：「大師請回，再見吧。」立刻帶着雙刀秦玉走下月台，那個道婆提着紗燈送卜兆祥秦玉，一直到前面旁邊的小門出來，這個道婆他在廟門前停住身，卜兆祥向他客氣，他好像不喜歡說話，只把頭點了點，就轉身退去，旁邊的門也立刻關閉，這天妃宮前，此時靜悄悄，沒有人跡了。

卜兆祥跟秦玉順着山門前，一直地奔山坡，卜兆祥可是十分留意着山道兩旁附近一帶，

卜兆祥向秦玉道：「小二，城內那個周大善士，大約走了不大工夫，我們緊趕一下，倘若能追上他們，我們可就省了事，咱們在本地不熟，城門未必叫得開，人家是本地的財主，跟官面上的人一定熟，照樣的可以進城，咱們緊走。」雙刀秦玉一旁答道：「二叔，你別費那個事，我來時已經看見了，人家全有車馬在山下樹林裏停着。」這時已經走出二三里地外，兩條腿的要追四條腿的，累死也追不上，慢慢地走，天氣又不冷，城門邊多等一兩個時辰，也就開城了，忙什麼，爲什麼跑一身汗，二叔慢慢地走吧。」卜兆祥聽雙刀秦玉答的話很好，他在這種時候，居然還知道這麼謹慎，應該這樣，因爲卜兆祥始終的對於那個道婆神情舉動，已經看出來，他對於自己和秦玉已經起了懷疑，何況天妃宮隱匿的一般全是飛賊巨盜，別看眼前這麼寂靜無人，以他們這般人的身手，隨時可以出現，卜兆祥答應着，這爺兒兩個已經走下山坡。

到了下面橫貫東西的這條山道上，這條道路，是在天妃宮全部的工程修建完了之後，把這條道已經從新修整，兩邊樹木很是濃密，一直地到這條東山口，道路全是那麼平坦，卜兆祥跟雙刀秦玉順着這條大路的當中往東走着，秦玉不住的查看着道路旁有樹木的地方，此時他們離開天妃宮的那個橫山已遠，出來有半里多地了，雙刀秦玉這才緊貼到卜兆祥的身邊，悄悄地把卜兆祥衣袖扯了一下，用很低的聲音在問着：「老師，怎麼樣，東西得來了麼？」卜兆祥用胳膊碰了秦玉一下，低聲說：「東西到手，留神提防他們跟蹤，我担心那個狄婆子，這個東西狡詐。」

卜兆祥說到這，把聲音放高，換了別的話，向秦玉道：「小二，可惜我們事情太忙，不

能夠在這裏多耽擱，這個天妃宮是多麼莊嚴偉大，兗州府的事辦完了，咱們趕緊回鄆城縣，接他們一同來進香，叫他們也開開眼，這種大廟連秦山上那麼有名的幾處庵觀寺院，也比不上這個天妃宮，我認爲住在本省的人，不到天妃宮來一趟，也太冤枉了，小二你說是不是？」雙刀秦玉順着卜兆祥的口風答着，此時天空中一片一片的浮雲湧起，不時地把月光遮蔽，卜兆祥向雙刀秦玉道：「小二，咱們還是緊走一程吧，離着城還有好幾里地，下起雨來，我們可就連個避雨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此時正有一大片烏雲，把月光完全擋住，眼前頓顯得十分黑暗，卜兆祥話才落聲，突然在山道的左邊，靠着自已身後數丈外，一棵大樹頂子上，唰啦的一聲暴響，更聽到似乎有人在喊着：「惡人還想往那裏走？」樹頂子那邊，好像被狂風捲得樹帽子枝折葉落，枝葉是四下紛飛，隨着這個怪聲中，如同一隻巨鳥，從那棵大樹上飛下來，向卜兆祥秦玉的身上奔來，在這種突如其來襲擊下，雙刀秦玉他口中響了一聲，身軀就要往外縱躲避，這種地方雙刀秦玉雖則也是十分聰明的少年，可是他終歸沒有老武師卜兆祥在事情上想得週密，臨危應變時，方寸一點不亂，幸而秦玉是緊靠在卜兆祥的身邊，卜兆祥手底下很快的把秦玉胳膊抓住，沒叫他把身形縱起，此時更覺到奔過來的人，手底下很重，身上帶着風聲，這個卜兆祥口中噁呀一聲，拉着秦玉踉蹌的往前闖，兩人可全覺出背上被打了一下，這爺兒兩個撲通撲通全摔在土道上，卜兆祥手抓着秦玉的胳膊，在臨撒手的一剎那，更暗中用力的在他臂上握了一下，卜兆祥可是口中在哎呀着道：「可吓死我了！」

可是這條怪影撲下來時，本是向他們身上打，卜兆祥跟雙刀秦玉躲避的情形，跟平常的人一樣，身上的功夫絲毫沒施展，不過這種情形是很險，倘若來人向這爺兒兩個身上下重手

打，卜兆祥秦玉是要受傷，絕沒有法子挽救，這種地方真大難爲卜兆祥了，他是拿定了主意，咬定了牙，知道在這種地方，只要一露出有武功本領來，就不用想再走脫了，絕逃不開，卜兆祥更認定了自己和秦玉休想逃開尼山附近，在天妃宮臥底的曾淑梅，跟那個妙月也非得毀在自己的手內不可，今夜的事一失敗，全部的事就算是整個的毀了，所以卜兆祥認定了個人只有咬着牙，破出被打受傷，或是被他們捉回去，只有至死不認賬，就是毀滅個人的一身，總不致牽涉全局。

爺兒兩個倒在道上，再看撲過來這條黑影時，已經捷如飛鳥般向這條山道的南邊樹林子內竄去，卜兆祥覺得背上被打的火辣辣地，知道秦玉也是一樣的被打了，不過是傷不重，來人已經退走，卜兆祥越發地驚心，知道他們絕不會就這麼放手，口中不住的哎呀着，道：「可吓死我了，小二，小二，你快過來，這是什麼怪物，抓了我一下。」雙刀秦玉此時也明白卜兆祥老師父的用意，是絕不許在這種地方露出一點本領來，自己也故作十分害怕，往前緊爬了一步，拉住了卜兆祥的胳膊，聲音放顫的招呼道：「二叔！這可怎麼好？咱們還是往天妃宮逃回去躲避躲避吧！」

七 惡黨邀劫

卜兆祥帶着嘆息的聲音道：「小二，嘴裏可千萬不要胡說了，許是我們爺兒兩個燒香還願的心不虔誠，聖母怪罪了，所以有神靈警戒我們，小二，我們從此後更應該多作好事，天妃宮不能再去了，這時再去擾亂人家，大師是一定會怪罪的，小二，心裏時時地禱告着，求

天妃聖母保佑我們。」說着話已經掙扎站起，秦玉也扶着卜兆祥，卜兆祥說道：「小二，我兩條腿全軟了，你架着我，咱們還是趕緊走吧。」卜兆祥遂扶着雙刀秦玉的肩頭，爺兒兩個帶着十分驚惶的神色，一邊走着不住的往山道兩旁看，往前又出來有一里多地，離着山口沒有多遠了，突然山道的右邊響聲又起，跟方才是一樣的情形，仍然是有人發着怪聲喊：「惡人，想逃到那裏？」這時卜兆祥却帶着哭聲喊道：「救命呀！」他抓着雙刀秦玉的肩頭，橫穿着山道，往北邊的道邊子緊跑，後面的風聲已到，卜兆祥跟秦玉連頭也沒敢回，砰砰兩下，這爺兒兩個背上全被打中，爺兒兩個一齊的哎喲着，向道邊子這裏摔出來，兩個人滾在地上，口中全在喊着：「救人哪！救人哪！」

那個秦玉更一連在地上滾了兩下，把卜兆祥抱住，哭聲招呼道：「二叔，二叔，我們活不了哪！」卜兆祥仍然喊着救命，眼中可是偷往山道一帶看去，這個怪人很快的向山道南邊樹林後隱去，他兩次現身退走，全似電光石火一般，隱現的太快了，卜兆祥也帶着哭聲不住地招呼道：「小二！叔叔沒作虧心事，怎麼我們會死在這，這可怎麼辦，小二，這裏連個人家全沒有，唉！生有處，死有地，命裏該當，這可定是什麼怪物，叫我們遇上了，小二，我看還是趕緊求聖母保佑吧！」說着話，把雙刀秦玉的手拉住，往山道當中走過來，卜兆祥往地上一跪，而向着西北，天妃宮的方向，雙刀秦玉也隨着卜兆祥跪在那，此時卜兆祥他仰着臉，眼望着西北，却高聲祝告道：「天妃聖母，你是大慈大悲的天仙，你能夠保佑我一切，弟子趙祥實是一片誠心，到天妃宮來進香還願，不敢再有一點虧心的地方，這次還願心許是我未能夠盡我所有的力量，作些善事，聖母是怪罪我了，這麼懲罰我，弟子知過必改，我回家

之後，必要重來天妃宮多作些大功德事，贖我的罪。」他這麼禱告，雙刀秦玉也隨着卜兆祥連着磕頭，口中也在胡亂禱告着，磕了一陣頭，附近一帶靜悄悄一點動作沒有。

卜兆祥真個像那種無知的鄉愚，自己騙自己的說道：「小二，這可好了，天妃聖母一定保佑我們，咱們趕緊走吧。」雙刀秦玉隨着卜兆祥站起，這二次爺兒兩個被打，此時全覺得背上有些疼痛，卜兆祥跟秦玉從來就沒吃過這種啞吧虧，連番被人襲擊，既不敢呼疼，也不敢抱怨，順着山道奔東山口，眼看着已經到山口邊，那知道這羣妖黨們他們依然不肯放手，從迎面山道兩旁樹蔭下嗖嗖地一連竄出三個人來，全是短衣服小打扮，每人手裏是一口雪亮的鋼刀，他們往這條山道的當中一站，一字橫排，把這爺兒兩個的去路擋住，當中一個厲聲喝叱道：「站住，幹什麼的，深更半夜在這裏鬼鬼祟祟，一定不是好人。」卜兆祥，雙刀秦玉爺兒兩個，往後倒退一步，卜兆祥結結巴巴地說道：「好漢爺們，我們是到天妃宮燒香還願的，我們爺兒兩個實是安善良民。」卜兆祥說着話，當中一個身量較高的，左手倒提着刀，到了卜兆祥的近前，一伸右手，撲的一把抓住了卜兆祥胸前的衣服，厲聲說道：「你這個老東西不用裝模作樣，早看清你的來路了，不說實話，宰了你，你到天妃宮是作什麼？痛快

的說。」

卜兆祥帶着乞憐的神色，雙手抓着這個匪徒的腕子，哀求道：「好漢爺，我們實在是鄉下人，到天妃宮燒香還願，天妃聖母那麼靈驗，我老頭子這把子年歲，到天妃宮還敢有不好的心麼！」這時後面兩個匪徒，一左一右的走過來，內中一個掄起手中刀來，照着卜兆祥的左膀上就是一刀背，卜兆祥哎喲一聲，趁勢跪在地上。

抓着他的匪徒把手鬆開，也把刀換在右手，用刀在卜兆祥的面門上一搥說道：「你這個老東西，還不趁早說實話，誰打發你來的，喬裝改扮，你認爲我們就看不出來，說痛快話，不難爲你，敢再狡展，把你這兩個東西活埋了，用不着好漢爺，好漢爺的招呼，明白告訴你，我們就是天妃宮附近的老百姓，這一帶就不許惡人們多走一步，到天妃宮想作點什麼，你們究竟是想找誰，實話實說，只要你承認你犯了山規，往後絕不往這一帶來，我們就放了你，可得說實話。」這個匪人說到這，他冷不防又向雙刀秦玉的右膀上砍了一刀，口中在罵着：「你這個東西，更萬惡，裝啞吧不開口，賊眉賊眼的早看出你不是好東西，趁早給我說實話。」秦玉已經手撫着傷處，連聲地哎喲着，可是旁邊的匪徒用刀又橫拍了秦玉一下，跟着就是一腳，把秦玉踹了一個翻滾，雙刀秦玉此時真是忍着滿懷怒火，看着老師父始終不敢發作，秦玉也只好跪在地上，口中不住的哀求着，這爺兒兩個身上全被刀背砍傷，咬定了牙關只是哀求躲閃，這樣絲毫沒有破綻。

此時當中那個匪徒，他伸手從囊中取出一個火摺子，迎風搥着，向身旁的兩個匪徒招呼道：「把這兩個東西身上洗一洗。」這兩個匪徒各自把他們手中的刀往背上一插，把卜兆祥，雙刀秦玉抓起來，他們隨手又連打了兩三下，不准動，從上到下，把兩個人的身上全搜遍了，秦玉的包裹也被打開，全散在地上，雙刀秦玉他可預備着事情一敗露時，他是首先下手弄死一個，因爲他知道卜兆祥老師父身上帶着東西了，只要一被他們搜出來，行跡就算敗露，那一來不動手不能脫身了，可是匪徒把兩人身上全搜遍了，任什麼沒搜出來，那個匪徒把火摺子攏起，插在竹管中，向卜兆祥秦玉道：「你們這兩個東西趕緊給我離開尼山附近，

不准在這裏停留，這一帶是吉祥善地，不許惡人們在這一帶多走一步，給我滾。」卜兆祥秦玉全帶着怕死的神情，把包裹檢起來，任憑這三個匪徒口中罵着，卜兆祥跟雙刀秦玉忍氣吞聲，一癩一拐的走出東山口。

卜兆祥現在跟雙刀秦玉身上可全被打傷，老頭子仍然假作嘔聲嘆氣，雙刀秦玉現在可眞流了眼淚，牙咬得直響，用衣袖拭着眼淚，他決不是故意作做，滿懷憤怒，無處發洩，現在連一句抱怨話全不敢說，秦玉從跟師父學藝起，就沒有吃過這種啞叭虧，膀上和背上被刀背砍得疼澈肺腑。

老武師卜兆祥扶着他的肩頭，現在二人仍然得趕奔縣城，這麼撒身走，知道是決走不開，他們是否就放手，毫無把握，這爺兩個慢吞吞的走到曲阜縣縣城的東關外，天是已經亮了，隨着一羣入城的人進了城，這爺兩個現在狼狽異常，爺兩個雖則是鄉下人打扮，出城時身上是乾乾淨淨，齊齊整整，此時是一身泥土，卜兆祥的左膀上也見了傷，雙刀秦玉的背後也被刀背碰破了，在路上也無法收拾，好在離着三義店不遠，到了店房這裏。

店家是才開門，一看這爺兒兩個這種情形，伙計忙的問着：「客人怎麼去了一夜，身上弄成這種情形，大約是路上出了事麼？」卜兆祥微搖了搖頭，嘆息一聲，很含糊的向店伙道：「不必問了，已經快到了東關附近，吃了個小虧，好在身邊沒有什麼，帶的錢，全在天妃宮佈施了，你趕快給我們燒水，泡一壺茶，打一盆臉水。」伙計聽到客人說沒受什麼損失，並且誤會了卜兆祥的意思，本來一個燒香還願，求天妃聖母保佑的人，路上出了事，怕人問了，恐怕人家說一定是心術不好，才會報應，伙計不敢再問，忙着給燒水泡茶，天亮了，院

中客人多半的離店趕路，伙計也退出去。

雙刀秦玉到了門邊，把風門推開一些，向外張望了一下，回身來低聲向卜兆祥道：「老師，我的肚子要放炮，這種罪孽再有一次，我活不了。」卜兆祥嚥了一聲道：「小伙子，忍耐些，我何嘗不是一樣。」秦玉更低聲問：「老師，淑梅姑娘已經遞出信息來，山道上那麼搜索，你把他藏在那裏，那時真把我急死，我預備和匪黨們以死相拚了。」卜兆祥此時把左手一伸手指張開向秦玉道：「你看，這麼一點東西還會被他們搜去麼？」秦玉一看，卜兆祥手中托着一個布團，沒有多大，也不過是像一枚棗，但是從天妃宮接到這件東西，就沒有機會掩藏，卜兆祥更是隨手拿出來，秦玉道：「他們搜翻的那麼詳細，你究竟放在那裏？」卜兆祥道：「這總算妖黨們給我們留了機會，他們是已經早起了疑心，倘若在我們出天妃宮的一剎那，立刻以暴力對付我們，恐怕事情非敗露不可，轉到山道上，那個怪人現身襲擊的一剎那間，我把他放入口中，他們真個的疑心到往我口中檢查時，我把他吞下去，毫無憑證，諒他在這種時候，天妃宮已經處處露嫌疑，他就不敢下手加害我們，除非是真憑實據，落在他們手中，那就得另講了，現在我們沒離開曲阜縣城，一切還要謹慎，注意着兩邊的客房，提防着有人窺視。」雙刀秦玉把兩邊的牆壁，全仔細的注意看了一下。

老武師卜兆祥把手中這個布團打開，裏面有一張紙折疊得很緊，卜兆祥慢慢的把這張紙舒展開，就怔了，反覆的看了看，沒有字跡，可是仔細之下，卜兆祥不禁微微一笑，雙刀秦玉守在門邊不住的從門縫向外張望，此時也湊過來，卜兆祥向秦玉道：「他在裏邊定有困難，我們仔細看看有什麼話。」趕情這張紙上，滿紙用針扎的針眼，卜兆祥把他舉起來，向着

窗前亮的地方，仔細辨認，看了會子，不禁眉目緊蹙，跟着把這張紙遞給雙刀秦玉叫他看，紙上的針孔雖則全扎滿了，沒有多少字，上面的字跡不好辨認，也不過是接着上下的語氣，可以看出，這個針孔扎的字是：「妖黨太多，只有設法見面，才能詳細告知內中一切，天明左右，天妃宮東北角，暗樁撤守，由後面獵戶監視，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在該處一會。」只有這麼幾句話。

雙刀秦玉看完了也十分着急，這一定是曾淑梅在裏邊想找到寫字的機會全不容易了，可是寥寥這麼幾個字，寫的又不詳細，要利用天明前後的時候，往天妃宮東北角可以和他見面，這個事太險了，天妃宮裏爺兩個此次去進香還願，已起猜疑，他們明是沒找到什麼把柄尚不放過，逼迫得多麼嚴厲，爺兩個若不是咬着牙關忍受着被打凌辱，恐怕夜間就逃不出來，可是當時的情形，還在任何人也就要被逼得露出本來面目，幸而老武師卜兆祥識得事情輕重，始終沒露出一點是練過功夫的人，推測着當時兩次襲擊的人，定是那個狄婆子，他親自起來，他那麼下手，正是逼迫這爺兩個露出破綻來，傲倖的逃過妖黨們攔截搜索，曾淑梅他叫往天妃宮附近和他見面，這件事可比假借進香爲名難得多了，形跡上一敗露一樣的毀，不過深信曾淑梅他能用苦肉計，冒着奇險混入天妃宮臥底，必然是有很重要緊的話，無法傳遞，爺兩個當時雖是十分着急，可是老武師卜兆祥向雙刀秦玉道：「我們好在有一天的工夫，我們先歇息歇息，仔細把這件事想一下，反正事情是必得這麼辦，咱們就是自身送了命，能夠把天妃宮一班妖黨覆滅，也還值得，可是爺兩個把兩條命饒上，反把全盤的事，弄個一敗塗地，那可真是誤人誤己，咱們仔細思索一下，晚半天再決定。」

卜兆祥把這張紙用火焚化，消滅了痕跡，把店伙招呼進來，告訴伙計早早的預備飯，我們一夜未眠，可是還有要緊事得趕奔兗州府，我們吃過飯，得歇息半天，中午後，再起身，伙計答應着，少時送上飯來，爺兩個好歹吃完，現在雖則是十分疲倦，不過是躺下歇息，心裏更懸着事，並且必須往兗州府的道路走一程，遮掩耳目，趕到中午之後，未末申初，算清店賬，爺兩個從這裏起身，現在身邊倒是任什麼沒有，兵刃暗器是一件沒帶，只有秦玉身上一個小包裏，出城之後，一直的奔兗州府大路走下來，不坐車，不僱腳程，預備在天黑後，看準了形跡不致敗露，立刻撤身往回下翻，因為趕奔尼山後山往北得出去差不多二十里路，卜兆祥是早打算好，他是決不想回去了，這件事不辦出個起落來，不得到確實信息，卜兆祥認爲對不起楊松屠毓璋等一班人的期望。

黃昏左右，走到一片沒有遮攔的道邊子上，卜兆祥向秦玉道：「咱們爺兩個坐在这歇歇腿，這個地方可以說話，附近一兩箭地內，有人過來，全看得見。」爺兩個遂往道邊子上一坐，卜兆祥向秦玉道：「秦玉，我知道你昨夜間活活的要氣死，這個苦子這個虧，吃得實在是夠受的，連我老頭子身上的傷到現在還是強自支持，不過你把心懷放開，把這件事仔細的想一想，就沒有什麼難過了，我們爺兩個全是差不多的情形，你師父天龍八掌楊松，他雖則頂着一個八班大頭的名目，可是他決不是指着混差事養家肥己，他完全出來是爲得府台的情義重，尤其是伸手管這件事，完全出於俠腸熱骨，痛恨這班妖黨們任意猖狂，目無國法，把山東六府的黎民百姓要置之死地，他才這麼不顧一身危險，帶着你們師兄弟潛伏在曲阜一帶，下手對付一班淫賊巨匪，這種行爲，令人可敬，至於我老頭子，和天妃宮以及這一帶官府衙

門口的人，沒有絲毫牽連，陸蛟爲他表叔呼援求救，至於我和王太冲連面全沒見過，提不到交情，我們全出來賣命，不是爲私情友誼，誰叫我們全是自幼練武的出身，更在江湖上主持正義，裝了多少年的傻小子，對付了多少強梁不法之徒，現在隨着一班老師傅來到尼山，我們既然已經伸了手，就得把這一班妖黨一網打盡，爲上千上萬的人雪恨，爲山東六府除害，所以我們爲這件事任憑吃了多大虧，受了多大委屈，決用不着痛心，這是我們本着武林中的正義，爲地方上一班安善良民盡力，良心上下得去，任憑妖黨如何猖狂，終歸是邪不勝正，只要我們計劃週密，應付得法，一班妖黨覆滅就在眼前！担多大驚，冒多大險，只要這件事作下來，是我們所有的人一生最快意的事，也算是爲一班慘死在他們手中的人報仇雪恨，秦玉，你想是不是？」

八 紅牆秘語

秦玉點點頭道：「這麼看還好些，眼前的事，真叫人憤氣難消。」卜兆祥跟着說道：「我們再到天妃宮跟淑梅姑娘相會，事雖冒險，我們要鼓起勇氣來，非把他辦成了不可，在這一班萬惡的妖黨眼皮底下想有動作，是十分冒險，可是越這樣，我們越不能耽擱，淑梅姑娘置身虎口，他的危險比誰全大，我也想到了，我們趕回後山，固然是也能趕得到，可是二十多里道路，和他們集合起來，就是從後山奔天妃宮，時間也很是倉促，並且防範的那麼嚴，誰也沒有把握，到那裏就能貼近天妃宮，那一來，淑梅姑娘倘若他得到機會，可是我們反貼不上去，錯過一個天亮前後的機會，就得等第二天，淑梅姑娘是不是能找到第二次的機會，

恐怕連他也毫無把握，反不如我們從這裏動手趕奔天妃宮比較着路途近了一半，時間上從容，我們倒可以隨時隨地看着當時的情形下手，這種事稍一疎忽大意，就容易悞事，秦玉，你認爲我們爺兩個去得去不得？」

秦玉哼了一聲道：「卜老師，你老人家別認爲我有什麼畏懼的地方，不敢上前，你也知道，我跟楊老師到這裏已經多日，我們始終沒離開這附近一帶，我只恨不能立時下手，先弄死幾個解恨，像昨夜那種事，就是我師父再叫我照辦，我也不去，我實沒有那種忍性了，今夜再入天妃宮，這是另一種情形，我們全有一身本領，尤其是天妃宮附近一帶，那裏所有的地勢，我說句放肆的話，我可比卜老師知道的詳細，我全記得爛熟了，卜老師你這種打算很對，好歹咱不要放過了機會，從自己身上悞了事，咱們一定就這麼走下去。」

卜兆祥點點頭道：「你能夠明白這個意思，這就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場事我們真不敢保定準能活到第二天，不過死的道路走的正大，我們無所懼，憑我們一身本領和我們這點小聰明小經驗，跟妖黨們憑最後的生死存亡，天這就黑了，前面有一片小鎮甸，我們到那裏進些飲食，也正好把形跡隱去，緊趕一程，我們到了東山口附近，往北出去不遠，那裏有一片山坡，正好從那裏翻進山去。」雙刀秦玉道：「可惜咱兩個身邊，連一把傢伙全沒有。」卜兆祥已然站起，拍了拍身上的土，向秦玉道：「有傢伙不過是防備萬一，真要是用上傢伙，事情也就毀了。」秦玉道：「我認爲赤手空拳好像沒有主心骨，咱們現在就算是碰命運了。」爺兩個順着這條道，撲奔前黑面沉沉的一座鎮甸。

這裏還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有店房有小飯館，到了鎮甸裏問了問，地名叫崔塘口，這爺

兩個找了一個小飯館，吃過飯，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付過錢走出飯館，從崔塘口的西鎮甸口出來，附近就是一片野地，老武師卜兆祥向秦玉招呼了聲：「注意着附近，我們斜奔西北，轉那片樹林子，把身形隱去，過了眼前這段路就好走了，到處有莊稼地。」

雙刀秦玉此時把精神振作起，他跟師兄鑽天鶴子蕭銘兩個人全有一身極好的輕功，腳底下快，身形輕，並且十分聰明機警，立刻施展開輕身縱躍的功夫，嗖嗖一連幾個縱身，已經竄進了前面一片樹林子內，這爺兩個此時就是問路而行，穿着樹林過來，走出不遠來，就鑽進了高粱地，這一帶只要辨着方向很容易走，老武師卜兆祥雖則有些年歲，身上還被打傷，真是虎老雄心在，跟這麼一個小伙子，兩人各自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這位老武師決不落後，從崔塘口動身，不過天剛黑後，二更多天，已經到了曲阜縣的城西東山口附近，穿着東邊一片高粱地，爲是遠遠越過東山口，再橫穿過前面這條大路撲奔山邊。

剛從高粱地內一個丁字路口轉過來，秦玉竄在頭裏，因爲這一帶黑暗，不用再往高粱棵子裏鑽，莊稼地內是極不好走，尤其是高粱葉子，在這種地方，若是從裏面穿行，全得把兩手用布纏上，才可以免得受傷，現在秦玉緊貼着左邊的高粱地邊，下面全是土道，腳下輕得一點聲息不帶，這一段小路有半里地長，才可以往西轉，正往前走着，秦玉忽然往回一縱身，很快的翻回來，身軀往下一矮，老武師卜兆祥也正好緊走過來，秦玉一伸手，把卜兆祥擋了一下，卜兆祥可沒敢開口問，看他這種動作，定然是有什麼發現了，自己趕緊往回一縮身，也把身形矮下去。

靠這個小道往西轉彎的地方，叭啦叭啦，連響了兩下，火星子躡起，有人在用火鑊火石

打着火，卜兆祥把身停住，緊往高粱地邊上一貼，秦玉這種地方也不敢不加仔細，因為前面就接近官道，恐怕是偶然的事，把地上的土塊抓起一塊，一抖手，向那邊打過去，土塊落在小道上，也就是發出輕微的響聲，跟着那邊又是一連三下，這一來，秦玉跟卜兆祥全辨別出是自己人了。

秦玉趕緊往前一縱身，噓的輕吹了一下，那個人也在還了一聲，秦玉這才往前二次縱身，到了他近前，低聲招呼道：「你是那一位，是韓頭派來的麼？」這個人也輕輕到了近前，向雙刀秦玉辨認一下，低聲說道：「原來是秦師傅你，卜老師也回來麼？山裏邊全着急了，你們一白天沒回去，咱們這時還在這裏。」秦玉此時也辨別出，是大班頭韓拔彪手下的得力弟兄，名叫吳源茂，在驛路那邊他們已經連下了好些天卡子了。

卜兆祥也來到近前，他對於這班人全不認識，秦玉附耳低聲告訴了卜老師，卜兆祥忙的向這吳源茂打招呼道：「吳師傅，附近怎麼樣？可有天妃宮的暗卡子沒有？」吳源茂道：「附近這一段我們把住了，他雖則不時的有人到山口一帶巡查，可是他們不敢在這裏安死樁，今天後山我們韓頭，傳出話來，叫這一帶的弟兄們往東山口附近淌過去，探聽信息，就是因為你們爺兩個沒退回去。」卜兆祥道：「很好，現在告訴你，你趕緊叫弟兄把信帶回去，天妃宮我們明着已經去過了，我們所要的信息，還不能得到，必須在天明左右暗中和臥底的人碰頭，要出信息來，給他們帶個信也好，我們倘若今夜不容易得手，天亮後，我們必回到後山，再定去的辦法，若是到了中午不見我們回去，必然是我們已然落在妖黨之手，叫他們無論用什麼手段得搭救臥底的人，和先前陷身天妃宮的王太冲才好，我們得早早的翻進西山頭

，好把形跡完全隱去，吳師傅，你務必把這個信傳到了，我們就在此處分手吧。」

吳源茂很着急的低聲說道：「既是這樣下手，老師傅爲什麼不回後山多叫幾個人來，也容易應付。」卜兆祥道：「我們爺兩個已經全想到了，事情實不容再那麼耽擱，這個地方太明，不要耽擱，就這麼辦了。」雙刀秦玉趁這時却向吳源茂道：「吳師傅，你身邊帶着傢伙沒有？」吳源茂道：「有一把手叉子，你想用麼？」秦玉道：「吳師傅，我們爺兩個身邊任什麼沒有，借我用用吧。」吳源茂一撩衣服的後襟，從腰帶子上把手叉子拔下來，秦玉把他插在襖筒內，吳源茂向卜兆祥道：「老師傅，我先出去給你淘一下道，你們在這條橫道的出口處略等一等，我越過這條官道去，沒有動靜，你們再竄過去。」卜兆祥點點頭道：「好吧。」這個吳源茂順着小道邊橫着往西，如飛的衝出路口，他一直的越過官道，撲向山坡邊一片樹蔭，他更把火鏟火石打了一下，點了一袋旱煙，坐在樹蔭下不動。

卜兆祥秦玉身軀往下一矮，用蛇行式，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撲到山邊，卜兆祥向這個吳源茂一舉手，身形已經縱到樹後，秦玉是跟蹤而上，這爺兩個立刻把形跡隱去，順着這段斜山坡翻上山頭，回頭張望一下，那個吳源茂，擎着旱烟袋，從容不迫向北走去，這爺兩個把身形掩蔽起，打量面前形勢，全是加着十分小心，往前移動，隨時的用石沙子向四週探路，走一段試探一下，這一帶沒有通行的道路，高低起伏的山頭，從這裏微往北斜着，正好撲奔天妃宮，走一程掩蔽一下，仔細的查看着附近動靜，因爲時候是很早，現在才不過三更左右，到了四更剛交過，已經到天妃宮東北角附近。

在這時卜兆祥跟秦玉可不敢儘是往天妃宮附近多走一步了，知道在這種時候他們防範最

嚴厲，附近的伏椿暗卡到處的隱匿着，只要你往紅牆一帶欺近，很容易被他們發現，卜兆祥跟秦玉全把身形掩蔽在一片山坡旁深草中，伏身在這裏不動，暗中查看天妃宮東北角一帶，這爺兒停身處可以看到天妃宮後的北牆和東牆，在這種到處是亂石堆和極深的荒草，一排一排的樹木，你就無法推測他們保護天妃宮匪黨們，隱匿在什麼地方。這爺兒兩個從四更左右，到了這片山坡旁，始終隱匿在深草中不動，果然連續發現靠天妃宮後一連兩次有兩條黑影，也是從一片深草中往北牆下撲過來，貼着牆角轉過去，很快的把形跡隱去，不大的工夫，竟在東牆偏着南邊也出現兩個匪黨，貼着大牆邊的樹蔭下，由南往北轉過去，在他們身形稍一出現之下，離開他們身邊不遠，草梢上也在發着輕響，聽那種聲音也像是用什麼東西打出去，向前面問路而行，每逢一看到他們兩撥人同時出現，只要彼此一離得近了，在他們面前也發出這種響聲，這是他們暗中用的暗號，互相打着招呼，以這種情形看來，想入天妃宮暗地偵查，三兩個人實不容易闖進去，必須人多，能夠誘得他伏椿暗卡全出現，才可以乘虛而入。

卜兆祥秦玉知道臥底的曾淑梅所定的時間，完全是得利用天亮時這般人撤退下去，才可以下手，不過天亮時的時間很暫，天妃宮後抱月峯前，那片高崗子上，還有他們一般喬裝獵戶的黨羽，明着在這一帶監視着，在天一亮他們可以暫時地到天妃宮大牆四週巡查，他們佈置得太嚴密了，這時天妃宮四週的情形，越發嚴厲，在這裏更能隱約的看到天妃宮的大牆上，也不時的有黑影出現，卜兆祥跟雙刀秦玉所停留的地方，離着大牆這邊有十幾丈遠，這般匪黨們始終沒到這一帶來，這爺兒兩人，算安然停留在這裏。

五更已過，離着天亮的時候已近，這爺兒兩個全是注意着大牆附近一帶，此時東方天空已經現出一點曙光，不過離着天亮還有一刻，卜兆祥跟秦玉在匪黨們這麼嚴厲防守之下，卜兆祥跟秦玉可不敢冒然前進，倘若是天大亮之後，廟牆附近雖也有樹木深草，但是真個的在那邊停留下來，抱月峯前的匪黨們他們隨時明着能往這一帶來，很容易被他們發現，這爺兒兩個好生着急，可是已然等了這半夜，只有仍然忍耐着，到要看看他們這般暗中把守在這裏的，什麼時候出現，他們撤下卡子時退向那裏。

這時東方的天空一時比一時亮了，卜兆祥跟雙刀秦玉，在這時越發注意自己停身之處，附近的形勢，那裏能進，那裏能退，這時忽然聽得身後靠正東一帶的亂山頭上，唼唼地草梢響，卜兆祥跟秦玉不約而同的全把坐在地上的身軀，輕輕一轉，往正東看，可是沒容他們仔細辨別，已經有一條黑影，似箭離弦一般快，從東邊一片高低起伏的小山頭，如飛的向這邊竄了過來，卜兆祥趕緊把雙刀秦玉拉了一把，身軀全緊往地上一伏，這也就仗着這時的天還沒大亮，這爺兒兩個形跡沒有敗露，這個人從他們爺兒兩個停身這邊山坡邊竄過去，他們從這邊過時，縱躍的太快，腳底下把這二尺多高的野草，帶得唼唼地響着，他這種勢子急，腳底下力量大，他帶起這股子勁風，石坡上的荒草，往旁一倒，草葉子全掃在秦玉跟卜兆祥的臉上，仗着這個人往前進得快，剎那間他已經撲向廟牆附近，這爺兒兩個才把頭微抬了抬，查看過去這個人，此時他往離着廟牆還有四五丈遠，一片石坡上一落，立刻他手中似乎發出暗器，向廟牆附近樹蔭下打去，他打出的聲音辨別出不是什麼重暗器，像是一把石沙，唼唼的一片輕響之下，這個人他停身在那裏，不往前進，卜兆祥秦玉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只見這個人是一身青色短裝，不過上身穿衣服比較長些，頭上用青絹帕包頭，左肋下跨着一個黑色的布囊，此時靠着牆根下一片深草中，突然竄出兩個人，卜兆祥跟秦玉始終暗地監視着，廟牆一帶就沒看見這兩個匪徒是什麼時候隱匿在那的，幸而爺兒兩個始終沒敢移動，不然不用等到這時，恐怕自己的形跡早被他們發現了，這兩個匪徒一現身，竟向這個來人恭身行禮，這個人往前湊了一步，却開口向他面前這兩個人說道：「阿七，齊雲！附近一帶可有什麼發現？」內中一個四十多歲的匪徒，很恭敬的答道：「夜間這一帶很安靜。」卜兆祥跟秦玉到此時全聽出這個青衣人是一個有年歲的女人，這時他聽到匪徒的報告，往天妃宮北扭頭看了一下，卜兆祥雖則離着他停身處還有好幾丈遠，可以辨別出就是那個在天妃宮所看到的狄婆子。

這時聽到他向面前的匪徒吩咐道：「你們從這裏撤下去時，告訴你後面的人金老四，就說我命令他在這兩天後山一帶加緊防範，無論發現什麼人，不得再叫他走開，不論是當時消滅他也好，捉拿到壇上審問也好，只要貼近天妃宮附近的人，再叫他走脫了，我老婆子可是絕無情面，定要立時處置他，齊雲阿七，你們領率着守夜班的弟兄，趕奔抱月峯後通着後山各處要路口，完全安椿下卡子，要盡力注意着後山一帶的動靜，有什麼發現，立刻打發人到天妃宮報告，不過那一帶有可疑的情形，你們可不准擅自行動，只准監視，不准動手，聽明白了沒有？我的話要立時照辦。」這兩個匪徒立刻齊聲答應着，這個狄婆子他一聳身騰身縱起，一個飛鳥投林的式子，身形已經落在了廟牆上，卜兆祥秦玉看到這個狄婆子他這種輕身術，可比自己高得多，這樣看起來，天妃宮這一般妖黨收拾他們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就把他

們覆滅的，這個狄婆子翻上天妃宮的牆頭，外面這兩個匪徒，立刻往廟牆南縱身竄過去，內中一個一抖手又打出一點東西，跟着這段大牆的南邊，嗖的一連縱過兩個匪徒來，全是短衣襟小打扮，揹着兵刃，跨着暗器，他們可是緊貼着廟牆下樹蔭底下竄過來，身軀絕不整個現出來。

九 智騙妖婆

兩下湊到一處，他們低聲說了幾句，這四個匪徒立刻各自貼着牆下，如飛的向北竄出去，這次他們竟是離開天妃宮的東北角，內中有三個一直地向抱月峯前竄過去，單有一個貼着天妃宮北牆往西轉過去，雙刀秦玉此時在這片深草中一轉身，伏着身軀，往北邊一片高坡上竄上去，可以看到天妃宮後這一片亂山頭，他們已經看到從這邊過去的那名匪黨，他是直撲廟牆的西北角，把那邊埋伏把守的兩名黨羽也招呼出來，他們從這片亂山頭前忽隱忽現的竟向抱月峯前那片高崗撲去，雙刀秦玉准了他們一共五個人完全撤走，他身軀向下一翻，退下這段高坡，湊到卜兆祥身邊，低聲說道：「咱們不趁此時撲上去，可沒有工夫了，天光一發亮，那邊可停留不得。」卜兆祥也知道只有很短的時間，趕緊從這邊深草內一聳身，身形是倏起倏落，直撲廟牆邊，秦玉是跟蹤而上。

這爺兒兩個已經到了廟牆下，此時東方天空已作魚肚白色，仗着廟牆這一帶全有樹木，樹帽子高興牆齊，卜兆祥跟秦玉略一查看眼前的形勢，卜兆祥用手向緊靠東北牆角那邊一棵大樹上一指，秦玉已然會意，他趕緊往東北角這邊一縱身，落到這棵樹下，跟着往起一縱身

，向上竄去，雙手抓到樹杈子，身軀隱到樹帽子內，他這裏可以監視着東牆和北牆的附近。卜兆祥這時身軀往下一矮，雙臂向上一抖，一個旱地拔葱，騰身而起，雙臂往牆頭上一搭，身形就懸在牆頭外邊，卜兆祥可不敢猛長身，先把頭一低，往裏面仔細張望了一下，只見裏面是這天妃宮的緊後面，偏着東牆的東半邊，靠北面是一段小院，這時天可沒大亮，看到這小院內，黑沉沉細細的辨別出，貼着北後牆有一排矮小的房子，門上掛着鐵鎖，這分明是沒有人住的地方，靠自己停身的牆下，是一條很長的夾道，離開牆這邊五六尺外，也是一排矮小的後牆，在往西看被房坡擋住，往南望去，大約隔開一道院落，就是那座天妃樓，卜兆祥此時可絕不敢往牆裏翻，只是這牆內靜悄悄地沒有人跡，雙刀秦玉停身在東北角那個樹頂子上。

這時卜兆祥他剛想把牆頭的灰片揚起一點，往裏面打，試一試，這時忽然聽到面前這片小房的前坡，嘯的響了一下，卜兆祥趕緊身軀往下一縮，把頭一偏，用牆頭擋住半邊臉，已然看到從這小房的前坡翻上一人，身軀往房坡上一落，斜倒在瓦櫺上，慢慢地從房坡往上一翻，身形很輕快的已經轉到房後坡，卜兆祥已然辨別出正是曾淑梅來了，他趕忙把手中一小塊灰片向那小房上打去，曾淑梅在房坡上仍然伏着身，他向牆頭這邊一擺手，卜兆祥不敢發聲，靜靜等候，曾淑梅此時從小房的後坡，一聳身，向牆頭這邊竄過來，也是雙手抓住了牆頭，可是他不住的向大牆的南北張望，卜兆祥把頭探起半邊來，口中吁吁地連吹了兩下，曾淑梅兩手抓住牆頭，慢慢移動，到了卜兆祥的近前。

他這時右臂跨住了牆頭，左手向小房那邊舉了一下，跟着低聲向卜兆祥道：「卜老師，

我在這裏情形太險，時時被監視着，幸虧有那個叫妙月的被難人，他暗中幫助我，可是連他本身也被監視着，我想寫一點東西就沒有機會，這天妃宮內，除了這個妙月再沒有一個好人，那個妖言惑衆的天妃聖母柳雲娘，他不常到天妃宮來，不過每隔三天，他們在天妃宮後殿那個一心道的道壇聚會，卜老師你要告訴我爹爹，現在想下手對付他們，力量不預備足了可動不得了，這羣萬惡的東西形跡詭祕，那個妙月道姑，他在明面上，已經成了他們的心腹人，可是天妃洞內的情形，他尙不能全知道，現在也不能詳述一切，我這種機會是很難得，他們是剛剛地散了壇，那個最厲害的老怪物狄婆子，也是出去了一夜才回來，還有一個沙婆子，也就是那個妙月的婆母，當初他們全是川邊一帶的女強賊，無惡不作，這兩個東西全是有極厲害的本領，更有在川滇一帶橫行多年，三陽赤火道道祖岳鳴霄，他也在天妃洞內潛伏，我現在生死不敢准保怎樣了，只要我被帶進天妃洞，就算完了，這個道祖岳鳴霄凶淫萬惡，無所不爲，好在現時他們對我還在十分疑心着，這也就是我保全一時的緣故，只是這般妖黨的人也太多，以我們濟南府下來的人，恐怕不足應付，可是我聽到妙月告訴我，現在天妃宮有兩件事，於我們比較着有利，在頭幾天，從天妃洞裏竟逃出去一個木工，這分明是安心到天妃宮臥底探查，得到了一切密祕，他破死命的逃出了天妃洞，這個人雖則現在生死不明，可是他既有這種胆量，這個人已經逃開，還有天妃聖母柳雲娘，手底下一個親信的女弟子，名叫妙珠，竟是脫身逃走，始終沒把他們捉回來，還有這個妙月，他俗家名叫藍小翠，沙婆子母女害了他父兄，把他帶到天妃宮之後，更被他道祖岳鳴霄姦佔，這個妙月忍辱偷生，他等待機會下手，天妃洞還有一個叫柳春的花炮匠，他也是被害人，他已經把天妃宮的密祕洩

露出去，幾時動手，這個妙月他是很有力量的內應，從天妃洞到天妃宮的密祕道路，就是後面他道壇迎面所供的那個神龕，那是出入的總門戶，不過天妃洞內似乎還另有道路，連妙月也無法知道了，他們這裏所有的人，全是川滇一帶的飛賊巨盜，現在他們似乎有些覺察，有人在暗中對付他們，尤其是被囚禁在天妃洞內的老武師王太冲，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我們所知道的情形，他們的人太多，想覆滅他，人少了是不成，這一班妖黨們沒有一個不是罪該萬死，所以這件事千萬要慎重下手，我終恐怕眼前這點力量，實不足以收拾他們，恐怕一動他們，不只於不能把他全部覆滅，反倒許白送了多少條性命。」

老武師卜兆祥趕緊攔着他的話，低聲說道：「姑娘，你固然是關心我們的事成敗，你還是檢要緊的說，我也簡單告訴你，現在我們又得到極大的力量，兗州府府台已經暗中下手佈置撲滅天妃宮這一班妖黨，現在還遇到幾個意想不到的得力人，一個是天龍八掌楊松，這個人他在江南一帶是很有名的人物，奉濟南府知府之命，來到兗州府祕密探查，這班妖黨犯罪的證據，就因為濟南府失蹤的人太多，更在後山遇到了這位楊老師的同門師兄弟，此人叫夏逢霖，他跟天妃宮妖黨中那個沙婆子，有二十年血海深仇，跟蹤蹤跡趕到這裏，跟他遇合的事，不便向你仔細談了，你只把我們如若下手時以什麼時候最有利，只要動他時，不只於眼前這班人，兗州府八班大頭韓振彪，已經四處約請能人，只要動他時，就要一舉覆滅，不叫他們逃脫一人，尤其是幾個首惡，更得完全把他們捕獲，這個柳雲娘以及隱匿在天妃洞中的三陽赤火道道祖岳鳴霄，他們在川滇一帶所作的惡事，罄竹難書，只怕勤捕他們時再漏了網，想再捕他們歸案就不容易了。」

曾淑梅一聽卜兆祥這個話，忙地點點頭說道：「有這麼些意外的力量，覆滅這班妖黨，有些希望了，不過佈置還要週密，依我看總是要趁他這天妃宮內道壇聚議的時候，凡是重要的人，全聚在一處，能夠在那個時候動手，諒不會被他們再逃脫，最要緊的是後山，能夠借重官家的力量，把拖月峯一帶把守住了，那天妃洞他就是再有祕密的道路也越不過拖月峯去，反正就在這附近一帶，我看我們還得再設法互通消息才好，裏邊的情形有那個妙月，他是能出入天妃宮，只要外邊的力量完全預備好了，我們要得到信息，再等他們在天妃宮道壇聚合時，那時動手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尤其是被困天妃洞的王太冲，到時候，可得有人保護他，王老師傳太危險了，一有舉動，他首先要遭到他們的殺害，那是必然的事。」

卜兆祥道：「我們到天妃宮來，若不想動手，在這附近一帶可十分危險，那麼我們的力量不完全預備足時，反倒要用欲擒姑縱之法，所有的人，全不能往天妃宮欺近了，可是到力量預備足了時，我們或者冒險再往這一帶來一次，你是才被妖黨收留，你的形跡，可要十分謹慎。」曾淑梅道：「我也想到了。」他說着話把左手抬了抬，向小房那邊連揮了兩下，在小房的前坡，有人往起一長身，曾淑梅低聲向卜兆祥道：「老伯你看，這個就是妙月，你要認准了他，只要再來時，我若是不能脫身時，只管把信息遞給他，往外帶的信息，也可以由他傳遞。」曾淑梅說到這，眉頭一皺，似乎想起一件事，向卜兆祥道：「老伯，最近幾天的情形，他們每夜間連番派人出去，據妙月說，他們是用極大的力量，要搜索逃亡的那個妙珠，這件事他們看得很嚴重，認為從他身上，就能壞了天妃宮的大事，尤其是對於後山也動了疑心，我認為事情這時不是我們想象得到的，一旦間倘若有什麼變故發生，這裏邊只有我跟

妙月，可是我們二人全不能離開天妃宮，他四週監視的太嚴，可是到了必須立時和我們自己的人傳遞重要信息時，就要誤事了，我們的人不敢欺近天妃宮，臥底的人又不能遠離開天妃宮一帶，那一來與我們下手的事十分不利。」

卜兆祥道：「既然是這樣，我回去之後，和他們商議之下，在這天妃宮東山一帶，靠東邊山澗附近，我們要常川派人到這裏潛伏，有什麼緊急變故時，只要你能越出東牆，過了這段山坡，山澗也很狹，擋不過我們的來往，在事情十分緊急時，無論是你是妙月，全可以到山澗東向自己的人打招呼，我們定規下以石沙子作開路的暗號。」

曾淑梅道：「那可容易和他們所用的暗號混合，他們的人出入，全用豆粒往外打，聲音是極輕，恐怕不易辨別。」卜兆祥道：「不錯，方才那狄婆子回來時，我已看到他，好在一帶到處有樹木，我們互相打招呼時，石沙子從樹帽子上打去，這樣就可以辨別了。」曾淑梅道：「這樣好，所有這天妃宮內的一班妖黨們，一個個全是狡詐萬分，他們對於自己親信的人一樣的也是時時在防範懷疑，並且手黑心狠，對付多親近的人，說下手就往死處招呼，咱們就這樣吧，別再耽擱，天就亮了。」

卜兆祥跟着說道：「隨我來的那個少年，你是沒見過，他就是天龍八掌楊松的徒弟，名叫秦玉，現在他就在那邊牆角那邊樹頂子內給我瞭望，這個小伙子十分精明強幹，往後短不了叫他到這一帶來，就這樣我們趁這時退回去。」剛說到這，突然東邊小房前坡嘩啦的屋瓦一響，那個妙月從房披上往房脊上一落，他却在喝問着：「牆外什麼人講話？」他跟着身形猛往這邊飛縱過來。

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卜兆祥會淑梅全驚惶失色，幾乎閃下牆頭，妙月往這牆頭一落，一俯身，向會淑梅低聲喝叱：「快退。」更向卜兆祥說聲：「快逃。」會淑梅就知道有人到了，他輕輕往牆下一翻，還算是聰明絕頂，臨機應變，他往下一落，順着東北角一縱身，就到了北邊那排小房的盡頭一個小門前，他把一扇風門猛一開，一手把褲腰帶擄下來，口中却在招呼：「妙月師兄，什麼事？」他的話聲出口，從天妃樓那邊嗖嗖的一個人縱躍如飛，眨眼已到了這小房的屋頂，正是那狄阿婆。

卜兆祥此時早翻下牆去，雙刀秦玉也聽到喊聲，趕緊飄身而下，從樹底下往外縱身，卜兆祥一把把他抓住，順着牆根下，往北一轉，這裏正是後牆邊一道流水的溝，沿着牆下，長滿了山花野草，卜兆祥往下一按秦玉，這爺兩個緊貼着牆底下，把身形矮下去，蜷伏在草內不動，此時可聽到牆頭上，已經有一個粗聲暴氣的在喝問：「妙月，什麼事？」妙月在牆頭上，仍然停着身，答道：「阿婆，這個新師弟他出來走動，我恐怕他新來的人，無意中犯了規矩，我是來照顧他，阿婆不是也這麼囑咐過我麼？」他剛說到這句，突聽得那個粗聲暴氣的喝叱：「我問你飛登牆頭是什麼原故？你是不要命了麼？」妙月忙答道：「我聽得牆外似乎有人在說話，這是從來不許的事，所以我竄上牆頭要看一下，這一帶竟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跡象，可是我因為沒奉命，不敢越出廟牆。」跟着聽得這個粗聲暴氣的人竟喝叱了聲：「還不下去。」可是跟着牆外邊草地上唰唰的連響了兩下，卜兆祥跟秦玉已經看出又是那個狄婆子，他很快的已經向東竄出去，飛登一處高坡上面，停身四下張望。

此時天已經亮了，樹頂子上烏鴉飛噪着，這個狄婆子在上面略一停留，他很快的竟撲了

正北，卜兆祥秦玉伏身不敢動，暗中看着他後影，他竟一直的撲向抱月峯前山崗上面，秦玉趕忙低聲向卜兆祥招呼：「我們不趁這時走，他可要明着派人把守這一帶，就走不開了，就是被他發覺，也得先逃開這附近一帶。」卜兆祥也認爲暫時躲過他的追趕，遲延下去，危險越多，立刻從草棵子中俯着身軀，輕輕一縱身，竄出牆根下，仗着這一帶怪石起伏，高低錯落，野草樹木又多，這爺兩個一連縱躍閃避，離開廟牆附近，時時注意着抱月峯一帶，算是越過那條山澗，翻上東山的一片亂山頭，隱身在草棵子內，略微停留，向來路上張望，果然在天妃宮後，一片亂山坡上，已經有兩個短衣壯漢向廟牆東緊走過去。

這次的事是險到萬分，可是卜兆祥是十分擔心，這個狄婆子是一個最萬惡的東西，他現在和那個沙婆子裝聾裝啞當着道婆，可是他們在天妃宮全是極有權勢的人物，據說那個天妃聖母柳雲娘，就是狄阿婆的生女，不知他們爲了什麼，現在決不提母女的關係，現在替他們擔心也沒有法子，往東出來有里許，在一片樹林子中，已經有人連續打出石沙，卜兆祥秦玉趕緊把身形隱起，稍停了一停，也用石沙子向樹林子那邊打出去，裏面已經有噓噓的輕吹了兩下，秦玉低聲向卜兆祥道：「我們接應的人依然是趕了來，他們一定是不放心了。」這爺兩個趕緊的也竄進這片樹林子內，裏面正是天龍八掌楊松跟鑽天鶴子蕭銘爺兩個，在這裏等待。

楊松忙的拉住了卜兆祥的手道：「老師傅你好險，你從廟牆上退下來，若是一直的往下逃，那個萬惡的狄婆子，一定會追上你們，我們在天亮前已經趕到這裏，我們在暗中隱匿，首要的是這個老虔婆已經發現你們，我們已經把他誘到東山頭，合力的收拾了他，事情擠到這

個地步，也只好立時發動，捉一個算一個了，趕緊走，東山邊附近，從夜間就有他們的人埋上暗樁，現在兩下就算把陣勢擺上，反正誰露了空，也就得動手了，韓振彪老師傅手底下幾個人十分得力，他們把東山邊匪黨下的暗樁已經把上，裏邊的人怎麼樣，有沒有危險？」

十 妙珠被擒

卜兆祥現在是無法揣測，好在淑梅姑娘跟那個妙月，還有應付事的力量，以方才一剎那間行將敗露的事情看來，那個妙月應付的很得法，或許瞞過一時，不過事情越發緊急，卜兆祥趁勢把跟曾淑梅接頭所商量的事，略說了一下，楊松道：「那麼叫蕭銘就留在附近，咱們還是先退回後山分配一下。」天龍八掌楊松，更向徒弟蕭銘說道：「卜老師說的話你聽見了，現在卜老師和秦玉身上全被他們打傷，得回後山歇息一下，事情已到了緊要關頭，我們爺三個不要白吃了這麼多日子的苦，好在你帶着乾糧袋，就在這裏等下去，憑你個人的聰明，在這一帶隨便的找地方潛伏隱匿，事情說不定那一時就許有意外的變故，在這裏最要緊的是提防着，現在我們的人已經快集合齊了，韓振彪老師傅所約請的人，已經到了一半，大約今天就可以全趕到，我們的暗中監視路線也可以拉長了，回頭我們決定下手的辦法，這裏必要還多派兩個人來，以免你一個人力量太單，遇上事沒有人接應，好在我不用過分囑咐你。」

蕭銘忙答道：「師父你放心，我不會耽誤事的。」天龍八掌楊松，跟卜兆祥秦玉，從東山這片亂山頭，往北翻下來，一路上潛伏隱匿，暗中查看着山頭一帶的動靜，越過了通着後山的一片亂石崗，閃電手曾霄跟焦天龍也全往這邊過來，會合一處，曾霄告訴楊松後山已

經發現匪黨到這裏搜尋一次，這一帶雖則發現他們兩個人，沒敢動手收拾他們，好在我們的人，雖則散佈在附近這裏，沒留什麼痕跡，他們在螺絲嶺一方轉了一週，已經退去，好在他們還沒留下人在山嶺一帶監視，便宜了他們，真敢在這裏留人把守，我們只好先動手消滅一個算一個了，咱們趕奔連雲嶺他們全在那裏等待。」

這後山一段的情形，並不是這班妖黨們十分重視，這也是該着他們惡貫滿盈，行將覆滅，有的地方也是勢非得已，照顧得不那麼週到了，就是他守護天妃宮四週的人，不夠用的，人雖則多，沒有事的時候，防範守衛是一點露空的地方沒有，可是他們現在，一方面是因為天妃宮走脫的那個妙珠，他們勢必要把這個人撈回來，被這個妙珠佔了六七個人追下去，尤其是大班頭韓振彪也給了他們個致命傷，他這種暗中佈置，現在更得了這一班有力量的武林能手們協助。凡是他得力的人，全離開兗州府，只留下兩個有本領的弟兄，保護府台大人，在這時却在兗州府散佈開風聲，就是府台要查辦這件事，有人在兗州府已經秘密舉發，天妃宮有妖言惑眾的情形，韓振彪他完全是用以毒攻毒之法對付他們，兗州府台有查辦天妃宮的打算，可是在公事上一點還沒露，韓振彪是明知道到處全有他一心道的弟子，並且兗州府出事，師爺送了命，天妃宮在兗州府一定有臥底的人，暗中監視官家，這種風聲完全借他們口傳回去，散佈着這種謠言，真真假假，似是而非，尤其是大班頭韓振彪奉命出差，始終沒回兗州府，這尤其是令妖黨們不敢放心的地方，兗州府再佔去了幾個，暗中偵查官家舉動，他們現在雖則認定了後山一帶可疑，可是他們無法照顧到那麼遠了，只有在抱月峯一帶嚴厲把守，所以到後山搜索，找不得什麼跡象也得趕緊撤回來。」天龍八掌楊松和卜兆祥秦玉到了連

雲嶺下，屠毓璋首先迎接着，仍然一同夠奔枯松林，趁着白天這幾位老師傅全撒到枯松林裏面，曾霄屠毓璋焦天龍全向老武師卜兆祥慰問着，老頭子此番去吃了這麼大的虧，連秦玉全被打傷，趕忙的先照顧着叫他們爺兒兩個服了藥，把被打傷的地方，也包紮一下，大家圍坐在枯松林內，一堆乾草上面。

卜兆祥把此次到天妃宮經過的情形又詳細的說了一番，大班頭韓振彪從亂石崗那邊也趕到，他聽到了卜兆祥述說經過之後，遂向大家說道：「我所約請的朋友，已經到了三位，還有四個人大約至遲頂今天晚半天許可以趕到了，天妃宮那邊若是沒有意外的變化，我認定了可以在後天晚間動手，因為事情遲延下去，萬一這羣妖黨，聽到風聲緊急，於他們不利，他們倘若逃出尼山重回川瀆一帶，雖然是我們四下裏已經下了卡子，我認爲擋不住他們，所以事情也只得趕緊的下手，老師傅們以爲怎麼樣？」

神拳屠毓璋道：「這樣我們現在把眼前的人以及韓老師所約請的人，必須全聚合一處，我們分配動手，這樣今天晚間，倘若韓老師所請的人到齊了，我們可得把這個信息給天妃宮臥底的人傳進去，我們現在辦這件事固然應該往大處着眼，但是老武師王太冲他也不是爲個人的事和他們有什麼牽連仇恨，他完全是爲不忍山東六府黎民百姓被這班妖黨全毀得不能過了，才找了這場殺身大禍，首先陷入天妃洞，我們無論如何也得保全他這條老命才是，淑梅他也想到，王太冲老師傅的危險，我們固然是有把握的事，伸手挑天妃宮，他的罪惡昭彰，無論是生擒，無論是當場格殺，沒有什麼顧忌，可是沒有力量的人搭救王太冲，只要我們一動手，王老師是准送命，這是必然的事，這班凶狠萬惡的東西，他們那會再留情，尤其是那

個三陽道祖岳鳴霄，他是始終不出天妃洞，這是一個最厲害的匪首，大家請想，王太冲也因禁天妃洞內，保全他的性命，也正是得對付這個道祖岳鳴霄，這件事動手時，必得兩卡招呼得靈，只要稍慢一步，就毀了，這件事我們必須設法得再進去兩個人，有那內應妙月跟臥底的淑梅，就可以保全王太冲對付岳鳴霄，至於淑梅所說要趁着他們道場聚會時下手，到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妖黨聚在一處，我們也容易動手圍殲，不叫他散開，天妃宮的四週，也得佈置下人，現在我們眼前的人看着是不少，臨到動起手來，還恐怕顧此失彼。」

天龍八掌楊松一旁答道：「我認爲兵在精不在多，只看下手應付時，佈置的得法不得法，韓老師在官站大道上所散佈的人，在動手時可以撤下來，用不着他們了，平時是爲得監視匪黨們來蹤去跡，爲了我們信息靈通，到了動手時在那一帶沒有用，真能逃出來的，也就是我們不能應付的，請想，弟兄們路上堵截，不是白送命麼，把那十幾個人全撤進來，可以叫他們佈置疑兵，以張聲勢，別看匪黨們官司兩面平時那麼大力量，真一動手勦辦他，他們一樣的畏罪圖逃，所以要緊的是把前後山天妃宮附近一帶完全把守住了，不能叫他們竄遠了，只要他們一散開，那就非被他們漏網不可了，我們把抱月峯東西東山澗跟黑水澗完全把守住了，從前山進去的人，那一帶容易佈置，只在東西山坡把要路口守住了，佈置下疑兵阻擋住他們逃走的道路，天妃宮一般匪黨如同網中之魚，動手時那可完全憑着我們本領高抵，分生死成敗了，現在我們的人先整個不能分配，總得等待韓老師所約請的人完全進了山，我們再整個的分配，就容易把力量配合得不致偏重，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天妃宮附近東山澗那邊，似乎得派兩個有力量能應付事的人，現在天妃宮那邊也得隨時提防着有意外的變動，可不是我

楊松關心着我的徒弟，他固然是很聰明，能應付事，終歸是年輕，現在的事情已到了重要的關頭，一舉一動全關係着成敗，我那一步放鬆了，就容易有不容易挽回的遺憾，並且一個人勢力也太單。倘若淑梅姑娘此時有重要的信息傳出來，蕭銘也分不開身，無法回來送信時，並且也得真個提防着這一般妖黨，他們把山東省的錢已經弄得不少了，萬一畏罪脫逃，臨走時再放開手段，殺戮他們認為可疑的人，然後遠走高飛，我們可太對不起自己了，現在我們先分派兩個人到東山澗，跟小徒蕭銘和在一處，把守那裏，這件事老師父們斟酌，誰可以跟我走一遭。」

大班頭韓振彪說道：「楊老師父，你無論如何不能去，現在我們的事，誰也不必客氣，總要把這場事完全作下來，這裏還要你主持着分配，這件事你不能推辭。」楊松道：「我絕不是客氣，我打算此去抓到機會，我要暗入天妃宮，保護王太冲老師父這條老命，絕不能叫他死在天妃洞內，所以我想這時就到天妃宮附近，以便下手。」

這時夏逢霖却說道：「楊老師這件事讓給我，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叫沙婆子母女再逃出手去，我到天妃宮一方面是監視住沙婆子，一方面要盡力保護被囚天妃洞的王老師。」這時神拳屠毓璋，閃電手曾霄，陸蛟全搶着要先趕到天妃宮，天龍八掌楊松看了看眼前這般人說道：「大家不必爭執，好在所有的人到了時候全得動手，跟妖黨一拚生死，現在我聽從韓老師的話，只好先留在這裏等候一班朋友們，我看現在就請我這個師弟夏逢霖，帶着他表姪俞平先趕奔天妃宮東山澗，把守着天妃宮的東北角，最要緊的是提防着淑梅跟妙月，隨時有信息傳出來，至於入天妃洞千萬可要慎重，不必早早地進天妃宮，以免打草驚蛇，等我們這裏人

到齊了，把路上散佈的弟兄們調進山來，我們明天晚間一定要動手了。」

這時那個長勝鏢局的趙子手崔鵬說道：「老師父們，我崔鵬來到尼山寸功未立，我太對不起老師父們了，可是我沒有什麼本領，我不敢搶在頭裏，現在在天妃宮附近潛伏把守，也該着我效點力了。」老武師卜兆祥忙向崔鵬道：「崔師父，此番請你出來，叫你奔波這麼遠的道路，吃這麼多的苦，我們不便說那些感謝的話，至於到這裏以後，跟我們原來的打算全變了，天妃宮的一般妖黨，不管他是不是川滇一帶的綠林中人物，現在所發現他們的罪狀，一個個全夠上剛罪了，所以現在只預備如何下手，我卜兆祥知道你是一個血性有義氣的漢子，所以才敢這麼請你出頭幫忙，現在你想先跟他們走，很好你可以去，你到了那裏，把守在天妃宮東南角那一帶的山嶺上面，現在在天妃宮內，似乎也知道有人要動他們了，你可以監視住前山注意着出入的人，你是在鏢行多年，眼皮子亮，現在我們對於天妃宮內雖則是決定下手，沒有什麼遲疑了，可是在前山一定也有我們的人，你可以多認出幾個來，動手時好不致於被他們再逃出家網，有什麼事隨時跟夏逢霖老師父打招呼，你就多辛苦吧。」趙子手崔鵬很高興，他答應着，跟夏逢霖俞平各自收拾好，兵刃暗器，跟乾糧袋，這是很要緊的東西，現在雖則是一件事完全是有計劃的，可是得提防着，萬一有什麼變化，一時間人撤不下來，在山上沒地方找吃的。

大班頭韓振彪在他們三個人起身時，告訴他們，天黑後從後山到前山抱月峯沿路上必要派人來往的查看着，有什麼重要事，隨時可以把信息傳到枯松林，夏逢霖等答應着，立刻起身，他們這麼早早地走，爲是早趕到天妃宮附近，跟蕭銘聚合一處，防備着天一黑下來，萬

一有信息傳出來，不致誤事，夏逢霖俞平崔鵬，他們潛蹤隱跡，到了東山澗時，正好是黃昏左右，跟蕭銘聚合一處。

蕭銘向夏逢霖道：「師叔，你們來的正好，我這裏正着急，天妃宮他們可連續出去四五個人，還完全是從東山澗這邊過去的，這種情形我真担心着，恐怕他們全逃走了。」夏逢霖乍一聽這話，也很驚心，可是略一思索，向蕭銘問道：「所出去的人，全是什麼人？」蕭銘道：「所走的我是一個不認識，可是他們出來的地方很怪，這五個人完全是從抱月峯前假扮獵戶住的房子內走出來的，他們在那片高崗上，略一現身，很快的把行蹤隱去，可是我在暗中看得清楚，他們完全越過了東山澗，順着一片亂山頭，往東下去的，但是抱月峯前所住的獵戶，這些日始終看得明白，他們只有四個人，可是在這五個人走後，裏面仍然出現三個人，在這附近一帶巡查守衛，他這房子裏，多走出這麼多人來，是那裏來的。」

夏逢霖一聽這話放了心，向蕭銘道：「很好，這已經告訴我們，天妃宮另一條秘密的道路，他們絕不會逃脫，倘若他們真有逃走的情形，淑梅跟妙月，無論如何也得把信息遞出來，我們嚴厲把守住，崔師父你就到東南角山嶺上把守住了，監視前山，現在是很重要了。」

崔鵬答應着，趕緊到東南角去埋伏，崔鵬走後，這三個人把這一帶的地勢，重新看了一番，各自守一個地方，進退閃避的道路，全預備好了，可是天剛黑下來，天妃宮一連出來三個人，他們仍然是奔東山澗，離得近，夏逢霖等全看得清楚，俞平他是在天妃洞呆了好多日子，他認識現在出來的三個人，就是那狄婆子跟妙曇，妙露，兩個女弟子，狄婆子是空着手，妙曇妙露全揹着劍，這三個人如飛而去。

俞平向夏逢霖低聲道：「表叔，你看見了，走在頭裏那個高身量的，名叫妙曇，就是沙婆子的女兒，我們動手時可不要放過了他。」夏逢霖點點頭，此時猜測着他們從白天出去人，以及現在出去的是一個方向，這一定是去辦什麼造孽的事，可是這附近一帶再什麼動靜了，一直等到三更過後，聽得山澗東邊有聲息，不大的工夫，五六條黑影出現，今夜的天氣好，月色正明，已然辨別出正是沙婆子跟一般黨羽全回來，內中有兩個匪徒揹着人，他們剛越過山澗，俞平等已然看出所揹着的是一男一女，那個男的不知怎麼一掙扎，竟是從那個匪徒身上掙脫，往外竄，這時一般匪黨們在齊聲暴叱，手中的兵刃，一齊向這個人身上砸，這個人仍沒逃脫，被他們又揹起，向天妃宮東牆，如飛而去，他們很快的全從廟牆翻進天妃宮，俞平竟是看出所揹的這個女的，頗像天妃宮逃走的那個妙珠，趕情一點不差，正是那個脫身魔窟，從狄婆子手中逃出去的那個妙珠，終被他們擒回，這天妃宮在形將覆滅之下，又有一場慘絕人寰的淒厲事！

（第七集完）

